
寂静岭 2
SILENT HILL 2
著／山下定
译／夜蓝

SILENT HILL 2

寂静岭 2

著／山下定　译／夜蓝

目录

序　章	少女	003
第一章	被召唤而来的城市	005
第二章	潜入公寓的人	016
第三章	一模一样的女人	035
第四章	住院患者的记录	047
第五章	走向深渊	069
第六章	回忆的湖畔	095

contents

SILENT HILL 2

序章

少女

GIRL

SILENT HILL 2
序章

“是乳白色的。”劳拉微笑着说。

从她那微微翘起的嘴唇间能够看到洁白的牙齿。

这座城市里到处都弥漫着浓雾，像是魔法中的王国一样，白茫茫一片。

一定是粗心的上帝不小心打翻杯子，将早餐的牛奶洒在了地上……劳拉偶尔也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种感觉实在太神秘了，好像有精灵之类的东西潜伏在周围什么地方，这让劳拉感到很兴奋。即便平时看上去很成熟的她，此刻也像个普通的小孩子那样雀跃不已，裙角也在如同牛奶般顺滑的浓雾中飞扬。

“快点儿走啊。”劳拉回过头喊道。

她在呼唤身后那个慢吞吞的伙伴，那是在旅途中认识而一起来到这里的同伴……肥胖的身体行动起来很迟缓，总是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

可是劳拉却并不在意这些，她只是想早点儿见到那个人，那个给她写信的人——

但是有时我又会产生疑问。诚然，他的想像对我们来说都是虚构的，但对他本人来说却是现实。那么我们一定要将他带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吗，可是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只有痛苦……

——摘自《医生笔记》

SILENT HILL 2

第一章

被召唤而来的城市

CITY

1

自己那张苍白的脸此刻正映在镜子里，就像是死人一样。实际上，我正在慢慢地死去。

詹姆斯·桑德兰在内心说道。

我的心已经死了，有种被埋葬起来的丧失感……感觉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四肢也没有力气，工作啊、休假啊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詹姆斯甚至都没注意到充斥在污浊空间里的强烈氨水味，那些附着在小便池上的青苔，以及黏住鞋底的地板都无法令他的情绪产生一丝动摇，此时的他完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玛丽……你在这儿吗？”詹姆斯小声地问道。

他在询问镜子中的自己，即便是他也对这种事情产生了疑问。

不应该啊……

可是……

詹姆斯手扶着洗手台，挺直了身体，将垂下来的头发整理好——像是要挣脱那些迷茫。

只要去看看就知道了，因为她的确寄来了信。

詹姆斯打开门走了出去，原来那是一间公用卫生间。天空中阴云密布，潮湿的风轻轻抚过詹姆斯的脸颊，停车场的那边，广阔的托鲁卡湖上雾气弥漫。

“在模糊的梦境中，
我看到了那个小镇，
寂静岭，
你答应哪天要再次带我来这里，
但是你没有实现诺言，
现在，我独自在这里，
在那个特别的地方，等着你。”

在玛丽寄来的信中，写着这样的话。寂静岭……三年前我和她两个人曾在这里度过假。

寂静岭是一个湖边的度假胜地，是个只有大约两万人口的小镇，这是詹姆斯第二次来这里。他的车就停在停车场的角落里，没办法再往前面开了，这倒不是由于车子发生了什么故障，而是因为高速公路。

在停车场前面不远处，通向寂静岭的隧道由于施工原因被封锁，在入口处放置了围栏。看来想要前往寂静岭的话，只能寻找其他的途径。詹姆斯从车里拿出地图，走下了停车场的台阶。随着他每向下走一级台阶，雾气变得更浓。

詹姆斯刚来到湖边的马路，整个视线随即被浓雾包围，甚至感觉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可是此时，他的内心已经被玛丽的那封信所占据。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声狗吠，他好像没有听到，只是一边在思考着什么事情，一边大踏步前行。

……这封信的确写着玛丽的名字。

笨蛋，不可能！

詹姆斯皱着眉，猛地摇了摇头。

我妻子早在三年前就已经病逝了啊。这一定是恶作剧，可能是某些人想要捉弄我而开的恶意的玩笑。难道是邻居？也许是公司里的那帮家伙。

总之自从妻子过世之后，詹姆斯就沉溺于酒精之中，并经常与其他人发生争执。虽然他这样做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可是这种小孩子一样的行为却根本不会得到别人的同情，时间长了，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四处惹麻烦的讨厌鬼。所以，招致别人厌恶也是很正常的事。

沿湖有一条被木桩围起来的小路，雾气越来越浓，视线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的地方。此时托鲁卡湖上烟雾氤氲，可是詹姆斯却完全没有在意，他的眼里此时只有玛丽的脸庞。正因为怀有对她的思念，虽然詹姆斯对这封信充满疑问，可还是来到了这里。

莫非……

詹姆斯的内心忽然冒出一种想法，祈祷奇迹出现的想法。

难道说三年前的那一天，她并没有死？不，或者是虽然死去，但后来又复活了？葬礼之后亲属们都走了，也许当墓地工作人员即将把棺材下葬的时候，玛丽在灵柩中睁开了双眼，然后拼命地敲打棺材盖。那么她在这三年中没有和家人联络的原因是……也许是由于假死状态而导致大脑受到损伤，暂时失去了记忆。也有可能是突然复活的玛丽吓跑了那个工作人员，她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四处乱走……甚至还有一种最坏的可能是，那名工作人员对漂亮的玛丽心生歹念，然后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家……

詹姆斯咬牙切齿地胡乱想着，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凋落在小路上的枯叶发出了沙沙的声音，这种胡乱冒出来的想像让他的心情变得很急躁。

总之必须要确认一下，玛丽是否还活着，可是……

詹姆斯觉得有些害怕。

如果玛丽还活着的话，至今音信全无，难道是在刻意躲避自己？

这种想法在詹姆斯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女人心、海底针，虽然严格来说我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但是你也不至于要装死，然后与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憎恶的怒火一瞬间燃烧起来，一下子融化了抑郁的精神枷锁。

想要见到玛丽，却又害怕见到她，截然相反的两种心情在不断地争斗，詹姆斯像是梦游一般无意识地向前走着。

他突然停下脚步，屏住呼吸。对面的雾气中浮现出一个人影，詹姆斯感觉那就是玛丽。走近一看才发现不是，一个女人伫立在那里盯着眼前的墓碑。周围还矗立着好多墓碑，原来不知不觉中詹姆斯走到了墓地。

可能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那个女人突然转回身看向詹姆斯。

詹姆斯连忙打招呼，“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只是想问路……去寂静岭，走这条路就能到吗？”

“你要去寂静岭？”女人显得十分惊讶，甚至比刚才看到詹姆斯

时还要吃惊。虽然她的长相很年轻，可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岁月所刻下的年轮。

“啊，是的。”詹姆斯点头回答道。

女人有些犹豫地说：“……沿着这条路直走就行了，虽然雾气很浓，但是只有这么一条路，你应该不会迷路的。”

“多谢。”

“可是……”

“怎么了？”

“你最好还是不要去。”

“哎？”

“那个……因为……那里好像变得有点儿奇怪。该怎么说好呢，虽然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很危险。”

“因为大雾的原因吗？”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还有……”

好像有些事情令她难以启齿，总之她的回答让詹姆斯不得要领，觉得还是不要理她比较好。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我没骗你。”女人冲着转身离去的詹姆斯喊道，“我为了找妈妈而来到了这里！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了！可是……可是……这里……”

她的声音竟有些歇斯底里，虽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她好像很伤心，与詹姆斯一样。

不管怎样，詹姆斯对此并不关心。撒谎也好，事实也好，总之如果想要见到玛丽，就只能继续走下去。

穿过墓地，小路向着湖边的森林延伸，关于玛丽的记忆再次出现在詹姆斯的脑海中。

“那个特别的地方”——信里是这么写的。

詹姆斯从尘封的记忆中翻找出三年前的时光，公园与旅馆的情景像电影一般在脑海中重演。住在事先预约好的酒店，品尝着服务员送来的豪华晚餐。饭后两个人漫步至湖边的公园，并肩坐在长椅上欣赏湖上的帆

船，那一刻仿佛时间都静止了，眼前的美景令二人流连忘返。

也许玛丽就在那些地方吧？焦急地等待着詹姆斯的到来……

2

脚底的枯叶不再发出声响，泥土柔软的触感被坚硬的东西所替代，詹姆斯走上了柏油路面。钻进高架公路下的地下通道，穿过隧道，一条两边都是护栏的马路笔直向前延伸，终于来到了小镇上的大街。詹姆斯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地图，确认这里应该是圣德斯大街，这里地处小镇的东部。想要前往小镇中心，只要沿着圣德斯大街向西走就行了。

詹姆斯的皮鞋所发出的声音响彻整条街道，四周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音。人口只有两万的乡村小镇，而且这里又是郊区，寂静也是理所当然的。

由于被这种浓雾所笼罩，所以无法乘车外出，公司与学校也都休息，市民们一定是都回家了。这么一来，也肯定找不到出租车了。想到这儿，詹姆斯深深地叹了口气。

虽然不得不步行，但好在这个镇子很小，三十分钟左右就能走到公园。詹姆斯又想到了玛丽，即使她还活着，万一没在那个“特别的地方”的话，那么自己此行也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当詹姆斯刚走到圣德斯大街与林治大街的十字路口时，一道触目惊心的红色闪进了他的视线内。只见路面中央染上了大片的血迹，像是用巨大的画笔涂抹而成。这种经常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颜色再次刺痛了詹姆斯的内心，他站在原地茫然地凝视着，那是还没有干涸的鲜血。难道是凶恶的罪犯趁着大雾弥漫时行凶吗？詹姆斯环顾四周……在视线所及之处并没有发现被害人，也绝对不是被送到医院去了，不然的话这一带应该被警察封锁才对。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脚步声，是那种光着脚走路所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声音。詹姆斯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浓雾中隐约有个人影在踉踉跄跄地走着。

“喂！”詹姆斯追上前去，虽然自从妻子去世之后，他对所有事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却无法对直面生死考验的被害人见死不救。对面的那个人一定受到了强盗或是其他凶恶罪犯的袭击，身受重伤并失血过多，现在意识已经模糊，所以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可是不管詹姆斯怎么呼唤，那个人都像没听见一样，还在继续往前走，也许是误以为詹姆斯就是袭击他的那个犯人吧。虽然他的脚步蹒跚，但是却出人意料地快，不一会儿就走远了，在路面上洒下点点血迹。

詹姆斯追在后面，走上了林治大街的右侧路段。这和他来时的路不一样，这条路通向小镇的东北角，那是返回镇外的路。走了一会儿，脚下的道路又变成了石子路，道路两边用铁丝网拦着，看样子像是某个施工现场。

詹姆斯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原来那是一条贯穿于高架桥下的隧道，与来时所经过的那条一样，看样子好像是通往寂静岭的主干线内森大街。可是周围却一名工人都没有，刚才的那个人影也不见了，这时从隧道入口处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噪音。施工人员为了禁止其他人随意进入隧道，在入口处用废木材做了一个简单的路障，詹姆斯绕过路障将那个发出噪音的东西捡了起来，原来那是一台袖珍收音机。大概是某个施工人员想要一边听音乐一边工作才带来的吧，然后就忘在了这里……收音机的开关还在开着，不停地发出“沙沙”的白色噪音。

这声音不仅刺耳，而且好像能够触动人的神经，又像是在灌输某种思想，让人心跳加快。虽然詹姆斯并没有调节音量，可是噪音却变得越来越刺耳。这时周围突然响起了踩踏瓦砾的声音，从隧道的深处闪现出一个模糊的人影。一定是詹姆斯刚才追逐的那个人，可是……那个东西却并不是人类！因为那绝不是人类的样子，那个家伙没有双手，脸上也没有眼睛、鼻子和嘴巴，只有光秃秃的一张脸。它的身体诡异地扭动着，

像是喝醉酒后在跳一种奇怪的舞蹈，它并没有受伤，那些洒落在道路上的血痕大概是在它从血泊中走过时粘在脚底上的。这个不停扭动的怪物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相反倒更像是凶手。

詹姆斯被吓得浑身发抖，手中的收音机掉在地上，他下意识地向后退去，并在内心默默祈祷那个怪物不要过来。

如果一般人想要逃跑的话应该马上就跑，其实只要转过身，很快就能跑到路障的另一侧去……可是詹姆斯却没有这么做，他用力地将路障上的一根木棍拆了下来，然后当成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

就连詹姆斯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完全是本能的冲动，好像无法允许这种扭动的怪物存活在世上。而真正驱使他做出这一行为的，却是一种与正义感毫无关联的情感——厌恶。

“去死吧。”詹姆斯用尽力气抡动手中的木棍，狠狠地砸在那个怪物的头上。在这张没有嘴巴的脸上，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了惨叫声，詹姆斯又砸了好几下，终于累得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那个怪物此时也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死了吗？”詹姆斯小心地走上前去，用木棍戳了戳那个怪物，只见它的身上像鼻涕虫一样沾满了黏液。怪物的脑袋被打碎了，脑浆洒落满地，看来早已气绝身亡。

“这东西到底是……”詹姆斯想了想，没有丝毫头绪。难道是猴子之类的实验动物从研究所里逃出来了……最多能想到这种玩笑一样的推论。詹姆斯摇了摇头，停止毫无意义的想像，将沾满了鲜血的木棍扔在了地上。刚走出隧道，那台收音机便再次发出了声音。刚才怪物出现时，收音机发出了响声，当怪物死后又安静下来，难道这次又出现了其他的怪物？从收音机中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詹姆斯不由地大吃一惊。

玛丽！是她的声音！

詹姆斯走回去，捡起收音机，玛丽的声音中混杂着噪音，正在对他说：“我……在……见面……我……因为……詹姆斯……”

詹姆斯的耳朵紧紧地贴在收音机的喇叭上，可是妻子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甚至连噪音都不见了。他试着用手敲了敲，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于是只好不甘心地将收音机放到上衣的口袋中。收音机的开关并没有关，如果可能的话，玛丽也许是在这个城市的电台工作吧，她在播放音乐的间歇时间向詹姆斯发出召唤，期待来到这里的他能够听到。虽然这台收音机可能是坏掉了，但是没准过一会儿就又能接收到玛丽的播音了。

3

詹姆斯回到了镇上，他的目标是“林边公寓”，因为在刚才的广播中玛丽好像隐约提到了这个地名。可是詹姆斯找遍了寂静岭的整幅地图都没有找到这个地方，看来只能找当地的人来问一问了。总之他打算先沿着林治大街往北走，然后在内森大街再转西，在这条街道的北侧有一个所谓的“特别地方”——玫瑰水公园。如果在中途没有找到那个公寓的话，还可以先去公园看看。

“喂，你们！”

詹姆斯刚走几步就发现在不远处有两个人影，一定是当地人，他在心里想到。可这时上衣口袋中的收音机却再次发出“嘶啦嘶啦”的白色噪音，不远处的那两个人也转回身，他们的身体在怪异地扭动着。

是怪物！

一定是刚才那个怪物的同伴，难道这些家伙是成批从实验室中逃出来的吗？

一种厌恶的情绪再次在詹姆斯的心中沸腾起来，虽然他想上前好好“修理”对方一顿，可是刚才的那根木棍已经被丢掉了。如果用拳头直接接触到这些怪物黏腻的身体，光是想想都会觉得难受。还是避免毫无意义的争斗吧，而且对方又是两个人，形势明显对自己有些不利。想到这儿，詹姆斯转回身向南走去，他准备从贯穿市中心的凯茨大街向奈利大街迂回，总之只要能到内森大街就没问题。可能是由于怪异的行动方

式，那些怪物的前进速度很慢，所以根本追不上詹姆斯的脚步。

詹姆斯一边走一边想，口袋里的这个收音机好像可以感受到怪物的存在然后发出白色噪音。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作为证据，现在只要自己远离那些怪物，收音机也随之不再响了。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既然这个东西能够保护自己，那么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也都无所谓了。

走过凯茨大街与马丁大街的交汇处，紧接着就是奈利大街的十字路口，可是北面的大路却不能右转，詹姆斯只好继续往前走。然后他不得不再次改变计划，朝着下一条大街——曼森大街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

刚走了几米，詹姆斯就停下了脚步，眼前的这一景象让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怪物在整条街道上四处徘徊，难道整个寂静岭都被这些家伙占领了吗？他的计划再次受到了阻碍，凯茨大街已经被这群扭动的怪物所占据。

詹姆斯呆呆地站在原地，盯着浓雾中这些不停扭动的影子，所有的街道都被他们堵住，看来是没法去内森大街了。他又回想起之前在墓地见到的那名女子给自己的忠告，现在才领会这话里的真正含义。虽然詹姆斯有些犹豫要不要现在就离开这里，可是内心中玛丽祈求般的呼喊却将他的双脚牢牢地粘在地上。

“管他呢！”

詹姆斯猛地一冲，狠狠地撞向前面一个怪物，他准备趁对方跌坐在地上的时机从旁边闪过去。可是就在他来到怪物面前的一瞬间，浓雾的颜色突然发生了变化，怪物周围的白雾染上了一层浅粉色。詹姆斯闻到了一股腐臭味，而且鼻腔中有一种灼烧感。撞在扭动怪物身上的詹姆斯，自己却出乎意料地摔倒在地，疼得他皱着眉头不停地咳嗽。他的脸颊好像被牙医打了麻药一样，嘴里的舌头也失去了感觉。

有毒！

这种怪物竟然能喷出毒雾，可是他没有嘴，光秃秃的脑袋，到底是从哪里喷出来的呢？

摔倒在地的詹姆斯抬头仰望渐渐靠近的怪物，怪物的脖子到腰部像是被刀砍了一样，出现了道道裂痕。甚至能看到漆黑的内脏，大概毒雾就是从那里直接喷出来的吧。怪物用力地向后仰着身体，像是在深呼吸，一定是想再次喷出毒雾。詹姆斯连忙调整姿势，顺势横扫对方的脚踝，怪物一下子站立不稳也摔倒在地，满腔的毒雾一下子全都喷在柏油路上。对方没有双手，所以想要站起来的话要费很大的劲，詹姆斯趁机翻身爬起，毫不迟疑地飞起一脚向怪物猛踢过去。

“见鬼去吧！”

詹姆斯脚上那双坚硬的皮靴，犹如重锤一般砸在怪物那柔软的身体上，鞋尖刺破了它的皮肤，红色的体液流了满地。怪物一边惨叫一边蜷缩着身体拼命移动双腿，并保持着这样的姿态开始匍匐前进。可是看样子它并不想从詹姆斯身边逃跑，而是画了一个弧线又回来了，原来是想反抗。这种如同毒蛇一般的执念让詹姆斯不寒而栗，仿佛能够感觉到刚才的毒气从脸部向全身蔓延。他脚下一软，不自觉地开始向后退去，随即便被一张金属围栏挡住了去路。在詹姆斯的晃动下，围栏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音。

门？

詹姆斯回过头一看，发现自己只要跑到围栏的另一侧，这怪物就追不上来了。于是他急忙推开小门，穿过围栏，然后反手将门关好，并上了锁。围栏的另一侧是一块院子，而这块院子则是属于一幢很有年代感的木质建筑。房子分为上下三层，在玄关正上方的牌子上工工整整地刻着“林边公寓”。

SILENT HILL 2

第二章

潜入公寓的人

THE THING

1

詹姆斯跑到了安全地带，坐在地上心神不定地大口喘着粗气，回想起刚才那一幕真是万分惊险。他战战兢兢地透过金属网向外张望，四周只有久久无法消散的浓雾，刚才的那个怪物此时已经不见踪影，大概是已经走了吧。过了一会儿，等到心跳渐渐平稳下来，詹姆斯终于站起身来。虽然脸颊仍然有些麻痹，但好在身体并没有受伤，也许刚才感觉毒性向全身蔓延只不过是由于恐惧而产生的错觉吧。

詹姆斯转过身面对林边公寓的玄关，心中不禁暗想，虽说这个地方只是自己在逃跑的途中偶然找到的……不过这也许也是玛丽给我的指引吧……

在玄关的旁边放着一个铁皮桶，那是公寓房客用来堆放生活垃圾的垃圾桶。詹姆斯走上前去将桶盖打开，从里面翻出一张废旧的报纸，他觉得有必要先整理一下衣着打扮，如果玛丽就住在这里的话，自己总不能穿着一双沾满灰尘的皮鞋去见她，所以一定要把沾在皮靴表面的血迹擦干。

《使用汤匙自尽身亡》

报纸上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一下子就闪进詹姆斯的视线，于是他小心地将这张报纸单独抽取出来。那是一张满是八卦趣闻的地方小报，但不知为什么，这条新闻引起了詹姆斯的兴趣。

“作为寂静岭二月份发生的比尔·罗肯和米莉娅姆·罗肯兄妹被杀案件的嫌疑犯，在本月十八日被逮捕的沃尔特·苏立文于二十二日深夜拘留所的单独牢房内自杀身亡，目前警方已经确认了这一消息。

根据警方负责人所发表的讲话，沃尔特·苏立文是利用午饭时所获得的汤匙刺入了自己脖子上的颈动脉附近。汤匙柄部刺入约两公分，引发动脉大出血，当看守发现时他已经死亡。

另外根据嫌疑人的同学所说，沃尔特看上去不是一个会杀害小孩子的人，平时在学校里也十分稳重，为人非常亲切。但是这位证人也表示在沃尔特被逮捕之前曾经见到过他，还记得他当时口中喃喃自语，好像在

说‘那个家伙想杀我，想要制裁我。红色的恶魔，那是个怪物。虽然是我干的，可是跟我没关系’之类的话，其表现的确有些奇怪……”

詹姆斯读完之后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条新闻会引起自己的兴趣。虽然自杀的手法很残忍，但其实只不过是死了一个囚犯而已，司空见惯的案件。可是这些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却好像深深地铭刻在詹姆斯的脑海中，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红色的恶魔。

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从心底深处涌现出来，詹姆斯摇了摇头。

难道和玛丽有关？怎么会！

詹姆斯把手中的报纸揉成一团，弯腰仔细地将皮靴上的污迹擦拭干净，然后向玄关走去。他轻轻地推开大门，门上的合页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

室内很阴暗。

虽然阳光由于户外的浓雾而无法照射进屋内，可是公寓的管理员总该配置几盏电灯吧。不一会儿，詹姆斯的眼睛习惯了阴暗的室内，在狭窄的走廊深处还有另外一扇门，门边有一条楼梯。他小心地走过去，试图打开那扇通往居住区的门，可惜被锁上了。

“喂，有人吗？”詹姆斯敲了敲门，大声地喊道，可是没有人回答。看来只能到楼上试试了，于是他踏上了楼梯。果然二楼楼梯平台处也有一扇门，而且没有上锁。詹姆斯刚一踏进居住区，房间内忽然变得更加昏暗，好像是夜幕降临一般。仅仅从走廊北侧的窗户那里隐隐漏进几丝光亮，就算是大都会贫民窟的房子也不会这么差。

“玛丽！”

詹姆斯一边往阴暗的走廊深处走去，一边大声喊着。

“是我，詹姆斯！我收到你的信，现在来看你啦！”

没有人回答，詹姆斯只好在黑暗中用双手摸索着前进，在东西走向的走廊中向着东边走去。每当他路过并列在南边的房间时，都会一一敲门询问道：“麻烦您开下门好吗，我在找一个叫玛丽的女人，您认识她吗？”

没有任何人回答他，詹姆斯焦急地用力转动门把手，可是却怎么也打不开。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这让詹姆斯感到有些气愤。

应该有人的，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那些人的存在了，甚至能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脚步声。可是整个林边公寓就像是一座废弃的危楼，只有詹姆斯脚下的地板在他的踩踏下，偶尔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最东边的那间房——挂着205号牌子的房门终于被詹姆斯打开了。

“打扰了！”

他向房内看了看，轻声说道。

没有人回应，詹姆斯感到有些不耐烦，于是擅自走了进去。天棚上的灯并没有打开，但是房间里却有其它的照明设备，能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詹姆斯觉得那一定是这间屋子的房客。

“擅自走了进来，实在抱歉。我在找一个人，呃……”

詹姆斯的话刚说一半就停了下来，他发现跟面前的这位听众说话根本就毫无意义，因为那个背影只不过是一个穿着衬衫短裙和羊毛衫的无头塑料人体模特。大概这里的女主人是个裁缝吧，而这个模特就是她平时工作时所要用的东西。可是模特身上的这套衣服却让詹姆斯感到无比震惊，因为这和玛丽的一张照片中的穿戴一模一样。她果然就在这附近……他的希望一下子膨胀起来。

房间中的惟一光源是从那个模特的胸口发出来的，一个小型的手电像条项链一样挂在那里。因为公寓里停电了，所以人们只好用手电照明，而这个模特所处的位置又刚好能够照亮房间……根据眼前的情况，詹姆斯猜想着。手电的灯光还亮着，门也没有锁，房间的主人又到哪里去了呢？他依然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詹姆斯把挂在模特胸前的手电取下来，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这样一来在公寓里走动就方便多了。虽然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入侵私人住宅以及盗窃的罪名，但是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寻找玛丽，并没有恶意。

离开205号房间后，詹姆斯来到走廊的尽头，接着转过拐角向北走

去。可是他随即就停下了脚步，上衣口袋中的收音机再次发出白色噪音。在手电的照耀下，他看见走廊的尽头有个人影，裸着的身体在隐隐反光，可是却没有脑袋。

……人体模特？

詹姆斯一瞬间联想到是刚才的那个人体模特由于手电被自己抢走，所以从屋子里追了出来。紧接着他不由地苦笑，可还是感到十分紧张，因为收音机既然发出了白色噪音，那就说明附近应该有怪物出没。詹姆斯保持着警惕再次向前移动，慢慢地来到模特的前面。

那个模特被摆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这让詹姆斯感觉很怪异。他注意到有一个地方很奇怪，那就是模特的双腿被安装在肩膀的部位，两条腿还缺少了脚掌部分。而且安装的位置并不是两侧，而是肩膀正上方这种十分不自然的位置。虽然这也许是个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模特，可如果要给它穿上衣服的话就显得有点儿不太实用了。

詹姆斯刚想到这儿，那个模特突然动了起来，它开始不停地前后摇摆。

这不是什么模特，而是怪物！

虽然动作上和那些扭动的怪物不同，但也肯定是他的同类。让詹姆斯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虽然这种怪物也长得奇形怪状，可是自己却没有对扭动怪物产生一种厌恶感，但他也深知这个家伙肯定极也为难缠，于是詹姆斯急忙转回身开始逃跑。

另一条走廊——在这条东西走向的走廊中央向北延伸出去的部分也出现了怪物的身影，那正是詹姆斯最开始时见到的扭动怪物。到处都有怪物横行，难道说这个公寓也被他们占领了吗……因此住户们才会一声不吭地躲在房间里，或者像205号房的人那样逃出去了吗？

詹姆斯在扭动怪物的追赶之下只好从二楼的居住区撤出来，返回到楼梯平台将门关好，并用后背死死地顶住。见不到玛丽让他感到有些气馁，从扭动怪物那里感受到的厌恶也变成了郁闷，于是只好抬起沉重的脚步继续向楼上走去。

试着在三楼寻找一下，如果那里也是怪物横行，见不到玛丽的话，

也只有放弃希望并离开公寓，甚至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该离开寂静岭这个地方。

詹姆斯一边想，一边提心吊胆地透过三楼的门缝向里面窥视，竖起耳朵专心地搜索着怪物的脚步声。

虽然无法确信……但好像是没有。

他刚来到居住区，就发现走廊被一道铁栅栏式的卷帘门分隔成了两部分。

这道门与防火门不同，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东西呢？难道是为了防止怪物入侵用的设备吗？如果卷帘门的另一侧是安全地带的话，那么玛丽就一定会在那里……詹姆斯在心里祈祷着。

詹姆斯向另一侧大声喊着妻子的名字，可是仍然没有人回答。虽然他十分担心玛丽的安危，可是由于这道门挡在这里，根本无法通过。詹姆斯无奈她回头一看，发现在自己身后还有两个房间，于是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

302号房进不去，只有301号房的门肯收容詹姆斯。那是一个空房间，没有任何家具，在空虚的阴暗中好像有一辆超市里用的购物车放在那里。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种东西？

詹姆斯感到很惊讶，可随即他就发现了一个更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那辆购物车里竟然有一把手枪。那是一把自动手枪，他拿起一看，弹夹里面装满了子弹，枪的旁边甚至还放着一个装有备用弹药的盒子。詹姆斯露出得意的微笑，有了这个东西无异于如虎添翼，那些怪物也就不足为惧了。这样就可以返回二楼把那些怪物杀得人仰马翻，然后找到玛丽。詹姆斯把备用弹药放进上衣的口袋，紧握着冰冷的手枪离开了301号房。他刚来到走廊准备下楼的时候，手电的光芒无意中照向卷帘门的另一侧，出乎意料的是对面有个东西发出了细小的光亮。詹姆斯走过去一看，发现有一把钥匙掉落在离卷帘门不远处的地上，看样子只要一伸手就能拿到，莫非那就是能够打开这扇门的钥匙？詹姆斯连忙蹲下身子，将手伸进铁栅栏的缝隙中。

还差一点儿，指尖已经能够碰到钥匙了。詹姆斯只要小心地用手指按住钥匙，然后慢慢地收回手臂就可以……

这时突然出现一个人影，一只穿着运动鞋的脚狠狠地将钥匙踢到了很远的地方。

“啊……”詹姆斯大叫一声，指尖好像也被那个人踩到了，他的声音既是没能成功拿到钥匙的叹息，也是因疼痛所引起的惨叫。詹姆斯瞪圆了双眼，对那个搞恶作剧的家伙怒目而视。

在铁门的另一侧，一个好像是小学生的女孩子的背影越跑越远。

“混蛋！”

詹姆斯冲着那个孩子的背影恶狠狠地骂道。“喂，你给我站住！”那个女孩并没有回应他，径直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处。

“妈的！”他只能大声骂了一句。

虽然这种恶作剧让詹姆斯气愤无比，可相反这也是好消息，因为那个孩子证明了在卷帘门的另一侧是有人存在的，也向他传达了玛丽在那边的可能性。

这种想法让詹姆斯恢复了笑容，之后快步下到了公寓二楼。

2

当走到T字路口时，詹姆斯听到了哀嚎声，声音听起来是从二楼中央向北延伸的走廊深处传出来的。首先闪现在詹姆斯脑海中的是玛丽，接着想到的就是刚才那个女孩子的背影。虽然是个喜欢恶作剧的小女孩，可是也没坏到活该被怪物袭击的地步啊，詹姆斯也不希望她出现什么意外。

“碍手碍脚的东西，给我消失！”

詹姆斯急忙奔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不由分说地向在走廊中徘徊的怪物开火。那怪物血花飞溅，应声倒地，这种场面让詹姆斯产生了一丝爽

快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对之前只能一味逃避的对手进行反击的兴奋，而是能够将厌恶的对象从这个世界上抹杀的快感。

虽说对手是扭动的怪物，但好像只有“杀戮”这种行为才能让詹姆斯体验到“生存”的感觉，这可能与拯救发出惨叫的人也有关系吧？

从T字路口向北延伸的那条走廊的中间也有一道卷帘门，有隐约能看到里面楼梯……大概是通往三楼的吧……

詹姆斯冲动地来到距离卷帘门最近的一个房间门口，用力转动门把手，幸运的是那扇门应声而开，他一下子冲进208号房。这个房间与卷帘门另一边的209号房只有一墙之隔，詹姆斯准备强行凿开墙壁，穿墙而过。

詹姆斯穿过起居室，直奔卧室而去，很快就找到了与209号房相邻的那面墙。可是在墙体的前方放置着一个座钟，想要破坏墙壁就必须先把这座钟处理掉，于是詹姆斯用力将大钟推开。

“这是……”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在座钟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

这座林边公寓……虽然从外表上看很气派，实际是一座相当破旧的大楼，是专门面向低收入者的住宅。所以即便是墙壁破了，住户也没钱修补，只能用这个大座钟遮挡起来。

总之这样一来倒是省事了，詹姆斯轻松地穿过墙上的洞，从209号房的玄关直接来到卷帘门另一侧的走廊。紧接着跑上楼梯，来到三楼。

惨叫声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詹姆斯来到三楼后，开始搜索各个房间。

最开始的两个房间都已经被上了锁，第三间307号房的门很顺利地就被打开，当詹姆斯的手刚握住门把手时就听到从房间里传来了声音，房间里面更是乱哄哄的，好像连地板都产生了震动。

“玛……”

詹姆斯刚想呼唤妻子的名字，可是后半句被他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差一点儿就被屋子里的东西发现，可此时也没有再打开房门逃出去的时间了。情急之下，詹姆斯打开了玄关旁边的壁橱，闪身躲了进去。在

恐惧的支配下，詹姆斯虽然不想看可是又不得不透过壁橱的缝隙，小心地向外张望。

房间里，三个怪物正缠在一起撕斗着。其中有两个是那种像模特一样的怪物，剩下的那个，詹姆斯还是第一次见到。

独特的红色清晰地映在詹姆斯的眼中，那个初次见到的怪物有着一个奇怪的三角形大脑袋，那是种掺杂了黑色的污浊深红色……就像是历经岁月与风雨洗礼的铁块上所生出的锈迹一般。

恶魔！

詹姆斯忽然想到这个词组。

红色的恶魔、怪物……那张旧报纸上的新闻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随之一同出现的还有沃尔特·苏立文曾经感受过的那份恐怖。

三角头怪物比起“怪物”这种称呼，从姿态上来看更符合“恶魔”的样子。与那些赤裸着身体在街上扭动的怪物以及长得像人特模特的怪物不同，三角头的身上穿着衣服。那件衣服就像是古希腊人所穿的束腰长袍一样缠在他的身上，另外脚上还穿着一双及膝的长靴。

看样子三角头刚刚和模特怪物搏斗过，虽然要对付两个模特怪物，可是他的实力实在太强了。他用健壮的双手，像是拧婴儿手臂一般将那两个怪物的身体合在一起掰断了。模特怪物的身上沾满了自己的鲜血，一动不动，看来已经死了。

詹姆斯躲在壁橱里，被吓得浑身瑟瑟发抖，一下子冒出了冷汗。

这时三角头好像发现了他，正慢慢地向着壁橱走来，虽然詹姆斯尽量屏住呼吸，可是却忘了关闭口袋中收音机的开关。他急忙捂住收音机的喇叭，轻轻关上开关，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握着手枪。三角头巨大的身体走在地板上，木板发出了痛苦的“嘎吱”声。那团红色也透过缝隙向壁橱里面窥视，粗重的呼吸使得壁橱里面顿时变得恶臭无比。

自己肯定是活不成了，詹姆斯在心里打定主意，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拼命地扣动扳机，对着三角头一顿乱射。

弹夹中的子弹射光后，自己也就迎来了死亡的命运……

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詹姆斯悲观地想着。

应该无论如何也打不过这个怪物吧，子弹什么的打在它的身上，可能就像是被蚊子咬了一口，根本没有作用。我一旦被它那满是肌肉的大手抓住的话，它肯定会像对待那两个怪物一样杀了我。这个地方……一个满是灰尘的壁橱就是我的葬身之地。

詹姆斯正想着，那个预料中的最终时刻便降临了，手枪发出空转的声音。枪声过后，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甚至能够听到死亡天使扇动翅膀的声音。

无休止的寂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甚至听不到怪物的喘息声，也感受不到他的动作。

难道，它已经死了？……怪物被我打倒了？

詹姆斯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向外窥视着，然后轻轻打开壁橱门走了出来，三角头此时已经踪迹不见。

现在回想起来，刚才那个怪物在被子弹打到的时候好像发出了惨叫声……难道是害怕子弹的威力，夹着尾巴逃跑了？

感到无法释然的詹姆斯摇了摇头，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是自己取得了胜利。玄关的门依然关着，所以怪物应该不是从那里逃走的。就像是烟雾一般突然从这个房间里消失了……詹姆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总之詹姆斯知道自己安全了，于是瘫坐在地板上，双眼无神地看着眼前被残杀的模特怪物的尸体，虽然自己九死一生侥幸活了下来，可是却感受不到一丝喜悦。

3

詹姆斯歇了一会儿，随即站起身来走出307号房。他一边在心里想着为什么自己会遇上这么恐怖的事情，一边面无表情地回到三楼的走廊上。钥匙就在那里，那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孩子将它踢到了离三楼卷帘门

不远的地方。

那个孩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也没有发现玛丽的踪迹。自己被英雄气概所驱使来到这里，结果惨叫声只不过是那些怪物发出来的。

詹姆斯再次回到二楼，继续展开刚才被怪物所打断的搜索工作。他用手电照着前方，手中握着重新上好子弹的手枪，而且将刚才关闭的收音机再次打开。

在二楼的探索仍然一无所获，詹姆斯悻悻地回到一楼。他第一次来到一楼的居住区——因为从一楼大厅通往这里的门被锁上了。

这时从101号房里传出呻吟声，詹姆斯走进去用手电在黑暗中四处照射着，在厨房发现了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詹姆斯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虽然怪物的尸体已经让他见惯不怪，但这是人类的尸体……

呻吟声是从卫生间里传出来的，虽然听上去像是人类的声音，这次不会又是怪物吧，也许眼前这具尸体就是他杀的。我可不会再上当……可是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詹姆斯又无法坐视不理，一定要过去确认一下才行。

想到这儿，詹姆斯蹑手蹑脚地靠近卫生间，仔细地倾听里面的声音。

“妈的、妈的、妈的……”一个男人在小声地嘟哝着，“我……我……”

是人类，虽然不是玛丽，但也许可以从这个人那里得到关于玛丽的消息呢。

詹姆斯轻轻地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只见一个男人正抱着马桶呕吐着，胃液从他的嘴里倾泻而出，夹杂着“哇哇”的呕吐声。

“没事吧？”詹姆斯问道。

那个男人听到后转过头来，他的脸圆圆的，身材有些臃肿。虽然是成年人，但是脸上还留有些许稚气，应该比詹姆斯年轻。他一脸胆怯的表情仰头看着詹姆斯，反戴着棒球帽的脑袋拼命地摇晃着。

“不是我，你搞错了！”

“什么？”

“因为，那个……我什么都没做。那个从最开始就……我、我只

是……只是……”

“你冷静点儿。”詹姆斯蹲在男子的身旁，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背部。大概是这个男人误会了，虽然詹姆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对方一定认为自己是来抓他的人。

“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詹姆斯·桑德兰。我只是个游客，你放心吧。你叫什么？”

“艾迪。”男人回答道。虽然声音很小，但还是能听出来他很害怕。

“好的，艾迪。”詹姆斯点了点头，“厨房里的那具尸体是你的朋友吗？”

“我没干，我什么都没干！我没有杀人！”艾迪再次像是病情发作了一样拼命地摇着头。

“我明白，我明白，艾迪。我知道你不是犯人，我只是担心你受到了惊吓，随便问问而已。”

“我……没有杀……”

“没错，犯人不是你，而是那些家伙，是那些不停地扭动着身体和类似人体模特的怪物，还有那个长着红色三角脑袋的家伙。”

“红色三角？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一个都没见过，真的。……我倒是看到了其他的奇怪生物，很恐怖，于是就躲到这个公寓里来了。”

他的这番话让詹姆斯感到有些扫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能够交流的人，竟然还不是这间公寓的住户，得不到任何关于玛丽的线索。

但詹姆斯却不打算放弃，于是决定问他一些其他的问题，关于寂静岭的问题。

“这座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什么，你也……”詹姆斯耸了下肩膀，“那么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呃……那个……”艾迪吞吞吐吐地说道，看来是想隐瞒什么事情。

“啊，算了。可我觉得还是快点离开这里比较好，这里有些不对劲儿。”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

“保重啊。”

“啊，你也一样，詹姆斯。”

在分别之际，艾迪终于显得不那么害怕了，稍微变得有些开朗起来。

4

结果在公寓里还是没能找到玛丽，但是还有另一幢公寓楼，在中庭的西侧就能看到。想要到那里去的话，就一定要经过凯茨大街，不过詹姆斯发现了一条近路。林边公寓的西侧与另一幢公寓相连，所以只要跳过去就行了，旁边二楼的窗户也十分巧合地开着。

詹姆斯急忙跑上二楼，顺着走廊一直向西走，来到尽头处。他爬上那里的窗户用力纵身一跃，以猛烈的势头成功落在对面房间的地板上。西侧的这间公寓是南北走向，詹姆斯走出这间屋子，刚准备向北搜索时便受到了模特怪物的“欢迎”。看来这里也被怪物占领了，与他预想中的情况完全一致。

詹姆斯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丝毫犹豫地向怪物开枪，他还记得消灭怪物给自己所带来的那份“快感”。可是他同时也不得不在心里警告自己尽量避免浪费子弹，因为备用的弹药此时也在慢慢减少。

二楼扫荡完毕后，詹姆斯来到一楼，一场意想不到的再会正在109号房等着他。那个房间的墙上安装着巨大的镜子，但是看上去却并不像是芭蕾舞的练习场，大概是喜欢自我陶醉的住户自己安装的吧。一个女人正躺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像是孩子在摆弄玩具一样，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不停地刺向地板……

詹姆斯认得那张映在镜子中的脸——在墓地遇到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也同样看到了詹姆斯，于是对着镜子中的他说道：“我们刚才见过。”

她的声音很无力，眼神也很空洞，与刚才在墓地时判若两人。

“啊，你可以叫我詹姆斯。”

“我是……安吉拉……安吉拉·欧拉斯蔻……”

“安吉拉，很好听的名字。”詹姆斯尽量用平稳的语调说道，因为他觉得正在摆弄匕首的安吉拉有种很危险的感觉……看上去像是要自杀。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在找妈妈。”

“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呢，那么你找到你母亲了吗？”

“还没有……”

“你的母亲住在这幢公寓里吗？”

“我不清楚。”

“你只知道她住在这座城市吗？”

和我一样，仅仅凭借很少的线索就来到这里……詹姆斯产生了一种认同感。

“对吗？”

安吉拉突然坐起身来，刚才还很空洞的眼神此刻竟然充满了诡异的光芒，恶狠狠地盯着詹姆斯。

“为什么你会知道？”

“什么为什么？”

詹姆斯没弄明白她的意思，安吉拉的手紧紧握住匕首，继续追问道：“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妈妈在这座城市？”

原来指的是这回事啊，詹姆斯暗自松了口气。真是被她吓到了，还以为她要杀人呢，这个思维奇怪的女人！

当然他的这种想法并没有说出口，“因为你在这座城市里寻找，你的妈妈一定就在这里啦……无论是谁都会这么想吧。”詹姆斯回答道。

“原来是这样啊。”那种可怕的表情终于从她的脸上消失，安吉拉又恢复成有气无力的样子。

“不对吗？”

“我也不知道。”

“……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面对詹姆斯的提问，安吉拉低下了头。“你为什么来这里？”她巧妙地利用反问搪塞过去，好像并不想让别人触及自己的隐私。

“我也来这里找人。”

“找到了吗？”

“没有。”

“和我一样。”

“是啊，大家都一样。”詹姆斯小声说道。

随即他又大声说：“应该不在，她，我的妻子玛丽，已经死了。可是我还是想要相信，她可能活在这里。因为她给我寄了封信，如果死了的话就不会给我写信了。”

“詹姆斯？”

“不好意思，不知不觉地……就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你会找到的。”

“你也一样。”

可能是被詹姆斯突然爆发出来的激情所感染，安吉拉好像稍微恢复了正常状态，微微一笑。

“我也不会放弃，继续找我妈妈。”安吉拉站起身来说道。

詹姆斯走到她的身旁说：“一起走吧，我会保护你的。所以你不用拿着这种东西，匕首和你这种年轻女性可不大相配。”

詹姆斯说完，用大手轻轻地握住安吉拉拿着匕首的那只手。

“别碰我！”

歇斯底里的叫声刺痛了詹姆斯的耳膜，安吉拉一下子又变得不对劲儿起来，将锋利的匕首对准了他。

不过随即她就恢复了正常，”对不起……没事，我只是想单独静一下。”

“可是……”

“你很担心我吗？是不是以为我要自杀？”

安吉拉像是着了魔一样，紧紧地盯着匕首刀刃上所散发出来的

光芒，”的确是这样，只要我一拿着它就会觉得……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说完安吉拉将匕首扔在桌子上，然后逃跑似的跑出了房间。

詹姆斯并没有追上去，虽然还是有点儿担心她，但是安吉拉看起来一定是有种对陌生人的恐惧症，比起在街上徘徊的那些怪物，她可能更害怕与陌生人同行……这种想法的理由应该是很充分的。

这时詹姆斯偶然瞥见地上有一张照片，那是安吉拉刚才待过的地方，被撕成两半的照片中的人好像是她和她的家人。

5

现在再次回想起来，真的完全没有自信。玛丽在广播中应该是提到过林边公寓这个名字的……可是记忆却变得模糊起来，难道自己听错了？那真的是玛丽的声音吗……或者是另一个和她声音很相像的人？

不，根本不可能！詹姆斯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懦弱的想法。玛丽只不过是离开了那幢公寓而已，有可能是在怪物的追赶下逃了出去，也许她还在电台。

虽然想在公寓里耐心等着她回来，可是詹姆斯又感到坐立不安，因为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自己一定要去往那个信中所写的地点——特别的地方。即便最后的结果白费力气……在那个地方也会感受到她所残留下的“气息”。

西侧公寓的大门坏了，无论詹姆斯怎么弄，甚至去撞都无法打开，好像故意要阻止他前进的脚步。无奈之下，只能寻找其他出口，詹姆斯打开了二楼紧急通道的门。

灰色的水！

詹姆斯眨了眨眼，将手电照向楼梯平台……只见二楼的楼道中积满了

灰色混浊的水，看样子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这里下到一楼。

怎么会这样？公寓里的水管漏水了吗，难道是被那些怪物破坏的？

詹姆斯准备右转返回走廊，可是门把手却怎么也转不动，他被封闭在了楼梯间里。

噢噢噢噢噢……

从身后传来一阵低吼声，詹姆斯被吓得脊背发抖，这是他曾经听到过的声音，恐惧在内心中猛地苏醒过来。就像是海啸来临前的预兆一般，血色迅速从詹姆斯的脸上消失，怒涛般的冷汗一下子喷涌而出，将他的全身都沾湿了。詹姆斯心里七上八下地回过头去，潜伏在楼梯间深处黑暗中的恶魔，暴露在手电的灯光下。

曾经在东边那栋公寓的307号房见过的恶魔。

红色的恶魔！

他的脚下还躺着扭动怪物的尸体，看来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厮杀，和307号房中发生的一样。这时三角头跨过扭动怪物的尸体，向着詹姆斯这边走来。虽然由于三角头的脑袋实在有些怪异，所以看不出他此时的表情，不过此刻他应该正为自己找到新的猎物而感到兴奋吧。

脚步声中还夹杂着某种东西与地板摩擦所产生的金属声，看样子三角头好像在拖着什么沉重的东西。

在黑暗中反射着手电光芒的是足以令詹姆斯陷入疯狂的，巨大得令人感到怕的东西，人类根本无法使用，看来即便是创造了奥运会记录的举重运动员也无法轻易举起的……厚重的铁块。

一把无比夸张的大刀。

看上去只要一刀就能把詹姆斯劈成两半。

就在他感到茫然时，三角头用力地举起了大刀，粗壮手臂上的肌肉如同岩石一般凸起。可是动作却十分迟缓，即便像是巨人一样的怪物想要操纵这把大刀也同样十分吃力。

这让詹姆斯看到一线希望，在穷途末路中得到了胜利的机会。既然曾经击退过它，那么这次也能行，一定要彻底打败它。

被举过头顶的大刀猛地向詹姆斯砍来，在密室中发出巨大的声音，他

背后的混凝土墙应声碎裂。詹姆斯早已趁三角头举刀的空隙绕到它的身后，就在大刀落下的同时对准怪物的背部举枪便射。三角头不停地晃动着身体，所有子弹都应该贯穿它的皮脂层射入了肌肉的深处……尽管如此……也只能到此为止。

希望之光不见了，詹姆斯突然垂头丧气地跪在地上。子弹被打光了，虽然在口袋中还残留着几颗，可是此时已经没有重新装弹的时间，那把大刀一定会在这段时间里将自己劈成两半。

但是，虽然詹姆斯已经坠入绝望的深渊，但不可思议的是他却不再感到恐惧，好像自保的本能从脑袋中完全消失了一样，令詹姆斯感到十分安心。也许是自暴自弃的心理在作祟，他甚至对即将面临的死亡感到无比兴奋。

詹姆斯闭上双眼，低垂着脑袋，静静地等待那一刻的降临。死刑执行者放下断头台上的铡刀，而他的脖子即将体验到冰冷的刀锋……

这时却传来水波涟漪的声音，就像是托鲁卡的湖水拍打岸边所发出来的曲调，詹姆斯曾经和妻子玛丽一起在湖边侧耳倾听。

幻听?

詹姆斯睁开眼睛，对久久没能执行的死刑感到有些不耐烦。

刚才制造出水声的原来是三角头，他跳进了污浊的水中，从背部的弹孔中流出大量鲜血染红了水面，巨大的身体沉了下去。

詹姆斯瞪大双眼，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自己赢了！打败他了！

虽然这次又没能杀死怪物，但至少击退了他。

詹姆斯长长地舒了口气，再次瘫坐在地上。混杂着血液的污水发出排水的轰鸣声，水面呈漩涡状退去，不一会儿就显露出被遮挡住的后门。

孩子的歌声，而且是那种心情很好地用鼻子哼唱着，詹姆斯刚刚穿过公寓的甬路来到内森大街时就听到了。

“是你！”詹姆斯忍不住对那个孩子大声喊道。

一个女孩子坐在墙头，她的手中拿着一张纸，好像正在仔细地阅

读着。

“刚才在公寓的走廊里，是不是你踩了我的手？”

那个女孩眨了眨眼睛，抬头看了看詹姆斯，然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詹姆斯一脸不痛快的表情，知道眼前的这个小家伙很不好对付，而且想要装糊涂。虽说如此，但其实詹姆斯并没有真的生气。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怪物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游荡，这孩子自己一个人实在太危险了，虽然喜欢搞些恶作剧，但还是不得不让人担心。

可是这个女孩却并不领情，故意无视詹姆斯的问题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

“我在干什么，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你这个白痴。”

“那是信吗？”

“跟你没关系，大概你十分讨厌玛丽吧。”

詹姆斯不由地一惊，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竟然会提到自己妻子的名字。

不，也许只是个巧合罢了。又不是只有自己的妻子叫玛丽，她说的可能是另一个人。……但是，这个女孩是在对我说话，应该说的是我认识的人才对。

“你真讨厌！”

女孩做了一个鬼脸，从墙的另一侧跳了下去。

“喂，你等一下！你认识玛丽吗？告诉我，她在哪儿！”

围墙另一侧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只留下詹姆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面砖墙。

SILENT HILL 2

第三章

一模一样的女人

WOMAN

1

“湖边幽静的休闲胜地——寂静岭！
欢迎各位莅临本镇！
忘掉那些繁忙的日子，请您闲地来享受闲暇时光。
安静而又古朴的街道！
洋溢着自然韵味的山川美景！
静谧的湖水在早、中、晚随着时间产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美感。
寂静岭一定会深深地感动你们，使大家体验到久违的无忧无虑。
您在这里所度过的日子必将快乐而又无比充实，
衷心地希望各位能在这里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被这些浮夸的宣传广告所吸引，在几年前詹姆斯曾和玛丽一起来到寂静岭……这件事已经久远得像是发生在上古的神话时代。

玛丽对詹姆斯来说无疑就是女神，正因为有了她，他的人生才真正变得完整，生活中处处都闪耀着光芒，日常生活也不再无聊。他在工作上更有干劲，在生活中关爱邻里，仿佛整个世界都因玛丽的存在而变得无比美好。

他们两个人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虽然只是一次普通的邂逅，不过当二人四目相交的一瞬间，就好像是一场大爆炸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爱的历史就此开始。

两人之间的爱意与日俱增，并随着岁月的沉淀得到进化，从炽烈的热情到平稳安定的疼爱。也许为了美化一个故事就必须用悲剧的结局吧，命运让他们经受了一场残酷的考验。

玛丽患上了绝症，詹姆斯的内心也同样受到腐蚀。如同许多伟大文明的灭亡一样，两人的爱也迎来了结局。

从那之后，詹姆斯彷徨在所有事物都被毁灭了的荒废世界中，在回忆中的故事里追寻玛丽的面容。

“就是这儿。”

詹姆斯盯着浓雾中的门柱，那是位于内森大街上的玫瑰香水公园的大门。公园分别有东、西两道大门，林边公寓的后门通向的是东边入口。

“玛丽……在这里吧？”他像是在祷告一般小声说着。

虽然詹姆斯明白，按照常理来说玛丽是不会在那里的，可是内心中又会情不自禁地出现这样的愿望。实现这个愿望的可能性几乎比中六合彩还要低，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全心全意地去祈祷，期盼奇迹的出现。

詹姆斯迈步走进公园，皮靴敲打着石板路发出清脆的响声，这里和镇上一样，连半个人影都没有。这时在浓雾中闪出一个影子，詹姆斯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原来那只不过是站在台座上的铜像而已，那是一名叫做帕特里克·切斯特的神情坚毅的军人雕像。詹姆斯感到很失望，觉得满怀期待的自己真的很可悲，于是不由地苦笑起来，一滴泪水滑过他的脸颊。同时他也感到被浓雾包围是件很幸运的事，这副丢人的样子不会被其他人看到，即便这里只有怪物横行。说到怪物……在这个公园里还真的没有看到一个怪物的身影。

他走下石阶，来到步行道上。弯弯曲曲地沿着湖畔延伸的步行路两旁有一排栏杆，湖面之上是一片纯白色的虚无。由于浓雾的遮挡，此刻无法看到托鲁卡湖的明媚景色。詹姆斯在记忆中搜寻着，他试图回忆起那些与玛丽共同看到过的风景。可是却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那个时候他的眼里只有玛丽，对除了她之外的东西完全视而不见。两人坐在长椅上，詹姆斯也只是看着身边玛丽那光彩夺目的侧影，就连落入水面之下的夕阳也远远比不上她美丽的容貌。

詹姆斯一边回想着玛丽一边走在步行路上，他好像终于闻到了弥漫在玛丽曾经待过的空间中的某种“气息”。

——就是那个样子。

詹姆斯看得出神，一个出现在浓雾中的女人与他脑海中的玛丽重合在一起。

她就是像那样扶着栏杆，将身体探出去。

我凝视着她。

就是那样!

可是，这是现实!

“是……玛丽吗？”

詹姆斯一脸茫然地走过去，女人突然转过身来。

那是一张绝对不会认错的脸，一直以来都深深地铭刻在詹姆斯脑海中。

“你说的玛丽……”女人反问道，“那是谁？你的女朋友吗？”

头发的颜色和声音也一模一样，詹姆斯竟然看得痴了。

“你很像……我的亡妻……简直一模一样。”

可是这个女人果然与玛丽不同，她的着装是那种华丽而又鲜艳的风格，但玛丽经常喜欢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些土气的暗色系服装。真正的玛丽绝不会像现在这样毫不客气地盯着自己，因为她的性格很保守。

“老套的搭讪方式，还是说你是认真的？很遗憾，我的名字叫玛丽亚，既不是你的老婆，也不是你老婆的幽灵。你看……”说着，女人抓住了詹姆斯的手，“怎么样，是暖和的吧？”

从女人指尖传来的柔软触感，让詹姆斯感到有些心神荡漾。虽然明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是玛丽，可是脑海中还是回想起与她皮肤接触时的那种感觉，在心中泛起一阵涟漪，于是詹姆斯急忙缩回自己的手，说：“我认错人了，不好意思……”说完，他转身就走。

如果不从这个与玛丽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身边离开的话，我的心就会被她扰乱，从而忘掉真正的玛丽。

“你去哪儿？”玛丽亚在他的身后问道。

“找我的妻子。”詹姆斯头也不回地答道。

“哎？”玛丽亚的脚步声紧跟了上来，“你的太太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啊，她在三年前去世了。可是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她在我们曾经来过的寂静岭，那个特别的地方等着我。”

“这是怎么回事？已经去世的人给你寄来了信，是恶作剧吧？”

“你如果想笑就笑吧，可是我相信玛丽她还活着。”

“嗯……那么说，特别的地方指的就是这个公园吗？”

“我觉得是。”

“这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虽然我也刚来不一会儿。你还有其他的线索吗？”

真是个喋喋不休，多嘴多舌的女人，果然与玛丽截然不同……玛丽静静地伫立在窗边，俯视托鲁卡湖的样子忽然在詹姆斯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还有旅馆，那里应该也算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能够环视整个托鲁卡湖……叫什么名字来着……”

“望湖旅馆。”

“你很了解这里嘛！”

“啊，因为我也想去那里。”

詹姆斯停下了脚步，问道：“你也是来这里旅行的吗？”

“虽然我很熟悉这里，但并不是来旅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因为怪物在镇上横行，本地人好像都躲在家里不敢外出……你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就请告诉我，这个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些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玛丽亚缩着肩膀说道：“不知道，不知不觉中大家都不见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说完，玛丽亚握住詹姆斯的手，拉着他向前走。

“总之先去望湖旅馆看看吧，我给你带路。”

“等一下，你也要跟来吗？”

“我很像你的太太吧，你难道要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玛丽亚暧昧地微笑着说道。

2

由于雾气太浓，视线范围变得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兼顾他人的安全，詹姆斯一直紧绷着神经。如果是独自一人的话，可以选择逃跑，可是带着一个行动迟缓的女人就完全不行。两个人刚走出公园不久，詹姆斯很快就把珍贵的子弹全都用在了模特怪物的身上，连口袋里的备用弹药也都打完了。

“好疼！”玛丽亚皱着眉头抱怨道，“我说了让你注意些，这都怪你。”

詹姆斯走上前去看了看她的伤势，只见胳膊上渗出了血。

“对不起。”

其实只不过被怪物抓伤而已，可詹姆斯还是向她道了歉。正常情况下，詹姆斯并不喜欢玛丽亚这种性格的女性，对她那种夸张的言辞只是当成耳边风。可是她那与玛丽极其相似的容貌却迷惑了他的内心，让他有种亡妻在说话的感觉。

总之，想要保护玛丽亚的话就必须快点找到弹药补给，詹姆斯环顾四周寻找武器商店。在路边有一个加油站，虽然詹姆斯觉得这里有可能为了对付强盗会配备一些枪，可是由于加油站的保安设施做得十分到位，他根本进不去。不过在加油站里却停放着一辆汽车，不知为什么车的引擎罩被一根铁管刺穿……一定是怪物引起骚乱的结果。

既然用木棍都可以打倒怪物，那么威力更大的铁管更适合做武器来使用。詹姆斯飞身跳上引擎罩，用尽力气将那根铁管拔了出来。

“你挥舞那根东西的时候可要小心点儿，千万别砸到我。”玛丽亚说道。

虽然她并没有恶意，但是她的确是个不太会说话的女人。

詹姆斯带着她继续沿着内森大街向西走。

“那是历史资料馆。”玛丽亚指着马路的右边说道。

在浓雾中，依稀能够看到一幢建筑物，与整个小镇的风格很相称。

“过了前面那座桥，再走一会儿就到桑德福德大街，望湖旅馆就在那

条街上。”

“还要多长时间？”詹姆斯以前是开车来到这里的，所以对到旅馆的距离没有任何感觉。

“还要走上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在湖的另一侧。”

“还有那么远……”

詹姆斯叹了口气，看来在到达旅馆之前都要一直保护玛丽亚……

可是，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桥，坏掉了。

詹姆斯茫然地站在崩塌的桥前，这里像是发生了战争一样，怪物的存在果然非同小可。

“怎么办？”玛丽亚好像用幸灾乐祸的口吻问道。

根本没有办法了……

詹姆斯灰心地耷拉着脑袋，这时一具倒在路边的尸体吸引了他的注意。

怪物的尸体吗？

詹姆斯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具人类的尸体。他发现这个人的手里好像还握着什么东西，于是强忍着蹲在尸体的身旁，用力掰开他的手。

那是一张地图，寂静岭的地图，比詹姆斯身上的那副要小一些。在某个地点，好像是有人用手指蘸着鲜血画下一个红叉。

“那里是保龄球场。”玛丽亚站在他的身后，居高临下地看了看，说道。“就在刚才那个加油站的旁边。”

“这个红叉应该代表着某种含义，那是个什么样的保龄球场？”

“是个很普通的地方，最近好像不太流行玩保龄球，都没有什么人去那里了。”

“我们去看看。”

詹姆斯站起身来，总之先返回去看看，一定要找到其他去往望湖旅馆的方法。这个人在临死前想要拼命传达什么信息，也许能够解开这个镇上所发生的谜团的钥匙就藏在那里。

那个，莫非是……詹姆斯在心中暗想。也许是玛丽让这具尸体拿着地

图……对，为了给我指引方向。

可是不知为什么玛丽亚却露出一脸为难的表情，她站在保龄球场的门前，呆呆地凝视着大门。

“我在这里等你，你自己进去吧，詹姆斯。”

“你这是怎么了？”

“我讨厌保龄球。”

“你害怕吗？没关系，里面要是有怪物的话，我会干掉他的。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更危险。”

“没关系。”说着，玛丽亚在背后推了他一下，詹姆斯独自走进保龄球场。

大厅里一片漆黑，保龄球场的一个角落里亮着琥珀色的灯光，在灯光的照耀下有两个人在说着些什么。

“……强盗，还是杀人犯？”

“哪个也不是，我可没做那种惨无人道的事。”

“什么嘛，真无聊。你不是警察追捕的犯人吗，胖子先生？”

“警察怎么了，我可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害怕……才跑出来的……”

“如果你做了令人生气的事情，那么只要道歉就行了。如果你能诚心地道歉，他们会原谅你的。因为我就刚刚道过歉……”

“不行，他们大概不会原谅……像我这样的人。”

总觉得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声音，还应该见过这声音的主人。

那个孩子！

詹姆斯加快脚步走过去，大概那个女孩子听到脚步声后以为是怪物来了，她很快地躲进黑暗中藏了起来。詹姆斯不死心地用手电照了照，可是除了保龄球的球道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不知道那个小女孩躲在了什么地方。

“艾迪。”詹姆斯对另一个人说。

一个胖胖的男人在野营油灯的灯光下，坐在休息区的椅子上大口吃着披萨。

“哎，你是？”

艾迪转过脸来看到詹姆斯，嘴里还在不停地咀嚼着。

“我是詹姆斯啊，我们在公寓里曾经见过的。”

“啊，那个时候的……”

“刚才的那个女孩是……”

“你是医院的人吗？你是来抓劳拉的吗？”

“不是，我只是想问那个孩子……叫劳拉对吧？……我想问她几个问题。”

突然响起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声。

“再见！”

一个女孩的声音说道，詹姆斯连忙举起手电照过去，可还是没有发现她。

“她是不是想跑到保龄球场外面去，艾迪？”

“也许是吧。”

“你不追上去吗？你是那个孩子的保护人吧，外面怪物横行，现在可不是吃披萨的时候。”

“保护人？你弄错了。我们只不过是在路上遇到，一起结伴来到寂静岭而已……还是劳拉带我来到这里的呢。”

“那你也有作为保护人的责任。”

“劳拉一个人是不会出事的，我这个胖子反而是她的累赘。”

“够了！”詹姆斯气愤地向出口跑去。

艾迪则仍然坐在那里悠闲地品尝披萨，好像是打算吃一肚子披萨，然后再被怪物吃掉。

詹姆斯向等在外面的玛丽亚问道：“刚才有没有一个小女孩出来？”

“那边，虽然我想追上去，不过被她逃掉了。”

玛丽亚指着保龄球场旁边的一条小路，那条路从内森大街向南延伸。

两人一起跑上小路，一直来到路的尽头。一道墙挡在詹姆斯的眼

前，可是却没有劳拉的身影。

“那个孩子大概是从这里跑到卡罗尔大街去了。”

在两座建筑物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缝隙，根本不能算是一条路，看样子仅能供一个小孩通过，成年人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

“还有其他的路吗？”

“有，在那里。”

在玛丽亚所指的方向有一扇门，那是一幢建筑物的后门。可是……

“不行啊，需要钥匙。”

“是吗……”

玛丽亚将手伸进裙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然后插进锁孔轻轻地一扭。

劳拉不会有事的。

独自待在保龄球场的艾迪，还在一边悠然自得地品尝着从披萨店拿来的披萨，一边愤愤地想着。

詹姆斯那个笨蛋，什么都不知道。

怪物是不会伤害劳拉的。

就好像她根本不在那里，对她完全无视。

劳拉好像也看不到那些怪物，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虽然我无法理解，但真的很羡慕她。

那些丑陋的野狗怪物……真的很危险，被咬到的话好像很疼的样子，会不会患上狂犬病啊。

詹姆斯很有勇气，但同时也缺少谋略。

我很讨厌那个家伙。

尽量不要出去，还是躲在屋里吧。

自己一个人的感觉最棒了。

那样的话就不会被任何人捉弄了……

咕哝咕哝

咕哝咕哝

咕哝咕哝
咕哝咕哝

“这里是天堂之夜酒吧，我就在这儿工作。”玛丽亚说道。

从后门进去之后，然后走上楼梯，两个人来到酒吧里。在舞台的正对面，排列着几个卡座，看上去这是一家观看表演的夜店。

“我是名舞蹈演员。”

原来如此，詹姆斯点了点头。正因为这样，她的发型和服装才会是这种华丽的风格。像她这样梦想着能够在百老汇和好莱坞等大都会表演，可结果却只能在这种小地方的夜店当一名舞女的女孩在言行上又怎么会落落大方呢。

“难道，你在想像我跳舞时的样子吗？”

詹姆斯对玛丽亚微微一笑，用这种暧昧的回答敷衍了对方的问题。

虽然被她猜中了，可是詹姆斯却并没有感受到一种肉欲上的刺激，反而感到很痛心。与玛丽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穿着轻佻的衣服，在男人们猥琐的目光中暴露出自己的身体……这种感觉就像是玛丽本人变成了舞女一样，这时他突然想到躺在病床上被其他人好奇地盯着的玛丽的心情……

想要摆脱这种忧郁的想法，詹姆斯逃跑似的向柜台走去。他在柜台里面的桌子底下摸索着，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找到了一把防卫用的手枪。那是一把装填了十五发子弹的自动手枪，可惜的是并没有备用弹药。于是詹姆斯把之前的那把手枪换下，将新枪插在腰间，那根铁管……他想了想决定继续留在身上。毕竟子弹只有十五发，还是尽量用铁管来攻击怪物，手枪还是要留到危急的时刻再用。

“那个女孩不在这里，可能是跑到酒吧的另一边去了。”说着，玛丽亚打开酒吧的正门，詹姆斯紧跟在她身后。

走下楼梯，眼前就是卡罗尔大街。整条南北走向的马路由于北侧正在施工中，所以被路障封锁起来。

这时，玛丽亚指着南边喊道：“在那里！”

浓雾中一个矮小的身影正在跑着，听到玛丽亚的喊声后，急忙改变方向跑进了一幢建筑物中。

詹姆斯和玛丽跑过去一看，在建筑物的大门处挂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布鲁克海温医院”。医院的大门敞开着，像是在邀请两个人进去。

SILENT HILL 2

第四章

住院患者的记录

RECORD

SILENT HILL 2 第四章

1

虽然是个年幼的孩子，但劳拉一定是怀有某种目的才走进这种地方的。布鲁克海温医院里没有一丝生气，也没有丝毫人类的气息。阴暗的房间完全被寂静所支配，就像是所废弃的医院一样。可是却并没有荒废的样子，因为走廊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医生办公室与诊疗室的设备也都保养得很好，好像最近刚被清扫过。规模如此大的医院，住院患者应该不少，就算是有些患者特别安静，可是也不会静到这种程度啊，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消失了一样……

詹姆斯与玛丽亚两个人一起在医院里四处查看，玛丽亚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香水味诱惑着詹姆斯，使他感到对亡妻有种负疚感。

他们在一楼没有找到劳拉。

“到楼上去看看吧。”

“好。”

在上楼梯的时候，詹姆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虽然刚才自己一心追赶劳拉所以并没有留意……但是玛丽亚为什么没有问自己不去找玛丽却想要找那个孩子的原因呢？就好像即使自己不说她也知道真相似的，并且带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跟着自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说她的性格就是喜欢多管闲事却讨厌刨根问底吗？……不可能有那样的事情。

詹姆斯偷偷地瞥了一眼身旁的玛丽亚。

虽说只要问她本人就可以了，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些踌躇，一种像是害怕碰触到某种禁忌的心情在内心中滋生蔓延，仿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旋涡。

真是奇怪……

“危险！”玛丽亚的声音突然响起。

詹姆斯被吓得一个激灵，下意识地一闪身，不知什么东西带着风声从他的耳边呼啸而过。

事发突然，这时两个人从楼梯来到二楼的走廊，刚刚转过一个

拐角。

这个本应该砸在詹姆斯头上的东西猛地落在铺着亚麻油毡的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声，看来对方是非常认真地发动攻击。这时詹姆斯急忙用手中的铁管挡住了对方从下面发出的第二次进攻，两根铁器相撞发出了一声刺耳的金属声，响彻整条走廊。由于短兵相接，挂在詹姆斯胸前的手电照亮了对方的脸。

那是一张女人的脸，一个带着护士帽的女人。

“人类？”

詹姆斯感到有些困惑，随即又觉得惊愕。

不是人类。

也许曾经是人类，但现在不是了。

那明显是一个穿着白色护士装，冒充人类的怪物！

如同腐烂的尸体一样，在它眼睛和鼻子的部位长出了令人作呕的肿块，整张脸已经严重地变形。而且身上还带着一种垃圾腐烂之后所散发出的腐臭味……也许是个丧尸。

詹姆斯用手中的铁管用力向前一推，这个身穿护士装的怪物一下子被推倒在地。大概真的因为它是一具腐烂的尸体吧，其身体竟然出人意料地脆弱。

“就是现在，用力揍它！”玛丽亚在詹姆斯身后说道。

我当然也是这么打算的，可还是有点儿犹豫。

虽然看上去是个怪物，但万一是人类的话……怎么办？

也许它原本真是一名护士，只不过是被患者传染了某种疾病，从而性情大变。

詹姆斯感到有些同情它。

“杀了它才是对它的慈悲。”就像是看透了詹姆斯内心的想法一样，玛丽亚说道。

对啊。

詹姆斯下定决心。

以那种丑陋的姿态，即便活在这个世上也不过是徒增痛苦罢了。

让它去死才是最大的解脱，这都是为了它好。

于是詹姆斯将举过头顶的铁管猛地砸下，刚刚站起身来的怪物一下子被打得头骨破裂。粘液一样的红黑色鲜血四处飞散，怪物再次倒在地板上，动弹不得。

詹姆斯紧紧地握着铁管，凝视着怪物的尸骸，回想起刚才那一幕，心中颇不是滋味。虽然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杀死了一个人类……但不知为什么，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不过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詹姆斯。”玛丽亚安慰道，好像再次看透了詹姆斯的内心……

在一楼并没有出现的怪物原来都在二楼与三楼徘徊，除了“护士”之外还有“人体模特”。在将几个穿着肮脏的白色护士装的怪物打倒之后，詹姆斯的心也逐渐地开始变得麻木，能够不带任何感情，手法娴熟地干掉对方。

与疯狂的护士一样，寂静岭的居民们应该是被从军方秘密设施中泄漏出来的某种凶恶的生化兵器病毒所感染，而且这些人的病情不断恶化，男人变成了扭动怪物，女人则变成了类似“人体模特”的怪物。如果是那样的话，抱着一颗慈悲之心将他们杀掉也许真的是我目前最应该做的事情……

詹姆斯的内心中充斥着这样的想法，可是……

那些都是谎言，是借口。

在内心深处，詹姆斯的理性做出了否定的论断。

是逃避，只是一味的逃避，我……究竟在逃避什么？

“等一下，詹姆斯。”

一声呼唤将陷入沉思的詹姆斯拉回到现实中，回头一看，玛丽亚气喘吁吁地跟了上来。原来詹姆斯只顾着一个人不停地往前走，脑海中却忘了她的存在。

“我累了。”玛丽亚的呼吸好像有些困难，脸色也不太好。

“可能是感冒了。今天早上也起得很晚……甚至都没有注意到镇上的人都消失了。”

詹姆斯皱了皱眉头，又是似曾相识的一幕，充满灾难的记忆。妻子玛丽开始时也是这样……以为她只不过是患了重感冒……

“最好还是休息一下吧。”被不安所驱使着，詹姆斯急忙四处寻找可以休息的地方，他并不想勉强玛丽亚。他来到附近的S03号房看了看，确信里面没有怪物，于是招呼玛丽亚进去，并温柔地将她扶到病床上。

“三楼的怪物已经全都被我消灭了，你放心。我要去找劳拉，那个孩子也许知道玛丽的下落。你一个人在这里没关系吧？”

“嗯。”虽然玛丽亚点了点头，可还是拉着詹姆斯的手不放。

“喂，詹姆斯……万一，我是说万一你找不到玛丽的话……那么你又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詹姆斯静静地摇了摇头。

2

怀疑的萌芽开始滋生，那是对自己的怀疑。

詹姆斯在一楼的医生办公室里偶然发现了一本医生的笔记，其中的内容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心。

那是关于某个住院患者的记录：

“……这种病的主要病因是存在于所有人内心中的东西，一旦有某种契机，就很有可能像他一样去到另一侧。

也许‘另一侧’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就像现实与非现实的交界线是极其模糊的一样，那是一个也许很近，也可能很远的地方。

也有人认为这并不是疾病，但是我无法苟同。

因为我毕竟是一名医生，而不是哲学家，更不是心理学家。

但有时我又会产生疑问。诚然，他的想像对我们来说都是虚构的，但

对他本人来说却是现实。那么我们一定要将他带回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吗，可是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只有痛苦……”

这好像是针对一名精神病患者——“他”，其主治医师所写下的个人见解。

那个“他”究竟是谁呢？

莫非，是我……

詹姆斯浑身一震，随即做出了否定。

不对！

但是……

寂静岭的异常事件，消失的居民，那些怪物。

这些事物实在是显得太愚蠢了，不正像是某人的幻想吗！

詹姆斯用力地摇了摇头，再次否定了这一想法。

虽然听上去很傻，但这的确是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玛丽亚也好、安吉拉也好、甚至是那个胖子艾迪，他们都与怪物遭遇过。劳拉还拿着玛丽的信……那个小孩子应该不会在三年前就已经认识玛丽了啊。

总之一定要找到劳拉。

那个女孩就是玛丽还活着的证人，她应该能够解开自己的疑惑。

在三楼的探索也以徒劳而告终之后，詹姆斯来到医院的屋顶。就当他在医院里徘徊的这段时间里，天色已经不知不觉地渐渐暗了下来，外面也和医院大楼里一样昏暗。远远望去，整个小镇被浓雾与黑暗所笼罩，连夜空中的星星都看不清楚。

詹姆斯用手电向四周照了照，虽然没有发现劳拉，却发现了一个东西摆在栏杆旁边的地上。他走过去拾起来一看，那是一本日记……封皮已经被雨淋得破烂不堪。詹姆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将日记本翻开，还好里面的文字并没有被雨水洇湿太多。

“五月九日

今日下雨。

由于我的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所以提不起精神。

虽然每天都在平稳中度过，可是好无聊啊。
由于我没什么好转，还不能到外面去。”

“五月十日
雨还在下。
我医生聊了一会儿。
如果没有悲伤的人，就没有人会来救我吧？
我的确有些软弱。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顽强地活下去。”

“五月十一日
雨。
今天的药稍微有点儿苦。
这样就算是治好了，成了药罐子的我还是真正的我吗？”

“五月十二日
今天下雨。
我觉得完全不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有点儿困难。
但即使像现在这样，也是一样。
逃跑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吧。
有人会否认。但是，我的心情只有自己了解。
也许我有些任性，但正因为这样我才是幸福的。
就这样下去，实在有些辛苦。
很辛苦。”

“五月十三日
今日晴。
今天出院。
我——”

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像是属于住院患者的东西。

詹姆斯觉得这个人就是医生笔记上所写的那个人。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詹姆斯内心中的不安就会被消除。恢复正常而出院的“他”肯定应该知道自己住院的事情，那么也就证明了这个人并不是詹姆斯。

……可是，“他”的病如果再次发作的话……

再次坠入妄想世界，忘记过去，认为那就是所谓的现实，并在噩梦中徘徊……

这时，楼顶上响起一个声音，仿佛将詹姆斯的焦躁完全具体化。那是某种东西与楼顶的混凝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金属声，詹姆斯甚至不用回头就知道来者是那个三角头的怪物。

“来吧，你这个大草包。”

詹姆斯从腰间掏出手枪，紧紧地握在手中，挑衅似的对三角头说道。

他感觉不到之前的那种恐惧感，因为可以用手枪再次将其击退。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这个三角头怪物产生了一丝疑问，这种荒唐的东西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会不会是疯狂妄想的产物？

詹姆斯突然想要确认一下，于是他收起手枪，毫无防备地将自己暴露在怪物眼前。

如果是妄想产物的话，那把巨大的砍刀只不过是纸糊的道具罢了，根本伤不到自己分毫，空荡荡的刀身只会像空气一般掠过自己的身体。

这时三角头将手中的巨大砍刀高高举过头顶，看来是想用厚厚的刀刃将猎物劈成两半。刀刃在手电灯光的照耀下散发出令人胆寒的光芒。

詹姆斯感到有些胆怯，刚才的劲头一下子变得萎靡不振，冰冷的恐怖笼罩了他的全身。他不知不觉地向后退去，可惜楼顶上根本无处可逃，用金属网制成的围栏挡在詹姆斯身后。锈迹斑斑的围栏早已脆弱不堪——围栏四角的铁框在吱吱嘎嘎声中脱落，詹姆斯也跟着向后一仰，堪堪避过眼前的刀刃，直直地朝着楼下摔去。

3

詹姆斯从顶楼摔落到下面的屋顶上，由于势头过于强劲，他的身体砸穿了天棚，与一堆碎砖破瓦一起摔在房间里的地板上。巨大的冲击力令他无法动弹，只能一边呻吟一边看着自己在天花板上砸出来的洞。

三角头并没有追上来，詹姆斯歇了一会儿之后，用铁管代替拐杖站起身来环顾四周。这是三楼的特别治疗病房，是为了隔离重度精神病患者而设立的区域，这里并排设置了一个个单独的房间。詹姆斯觉得有点儿讽刺，于是笑了笑，背后的伤像被灼烧般疼痛起来。詹姆斯回到S03号房间看了看，玛丽亚睡得很香。虽然由于三角头的出现，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会有些不放心，但玛丽亚此时身体状态不好，如果带着她一同出去再遇上三角头的话……那样会更危险。

所以詹姆斯并没有叫醒玛丽亚，而是独自一人朝着楼下走去。

还没有搜索过医院的地下室。

贴在电梯旁边的到达楼层的指示图上很明显就有地下室，可是由于电力已经停止供给，因此电梯无法启动。这座管理楼中没有通往地下的楼梯，虽然在病房那栋楼里有紧急通道，但是防火门又被上了锁。

防火门的钥匙应该被保管起来了……大概在办公室的某处吧。

詹姆斯拖着伤痛的躯体来到一楼时，突然一个小小的身影从他的眼前闪过。只见一片飘扬的裙角向着病房那栋楼跑去。

是劳拉！

哧溜哧溜地四处逃窜，原来跑到这儿来了！

詹姆斯跑到刚才的走廊上一看，并没有看到劳拉的身影。接着他沿着走廊来到尽头处，电梯与紧急通道此时也无法使用……那么说她一定是藏在某间病房里。詹姆斯挨个病房搜寻，终于在C2号病房发现了她。

“不要躲了，出来吧。”

在发出了一阵窃笑声后，女孩从床底下探出头来。

“被你发现了。”

好像自己刚才是在玩捉迷藏一样。

詹姆斯感到有些无力，心想自己真的是拼了命地在找她，可这个孩子却当是在玩一场游戏。

“拜托了，劳拉，别再跑了。”

“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从艾迪那里打听来的。”

“那头多嘴的猪。”劳拉撅着嘴不满地抱怨道。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认识玛丽吗？就是玛丽·雪佛·桑德兰。你想怎样都好，拜托你告诉我。”

在詹姆斯一脸认真表情的压迫下，劳拉感到有些害怕。

“如果我不说的话，你会打我吗？”

“我不会打你的。”

“……玛丽，是我在其他医院住院时认识的朋友。”

“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去年。”

“撒谎，玛丽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你才撒谎呢，那根本不可能。”

“劳拉……”

詹姆斯觉得有些气馁，劳拉还是不肯对自己敞开心扉，好像还在隐藏着某些秘密。看来不花些时间好好与她相处是不行的……

“总之从这里出去吧，小孩子不能一个人四处乱跑，这里很危险的，还好你没有受到伤害。”

“当然啦，这个城市很正常啊。”

虽然詹姆斯想要回到玛丽亚所在的三楼，可是刚走出房间，劳拉便问道：“我想去一个地方。”

“现在不能随处走动。”

“我把很重要的东西忘在那里了，是玛丽的来信。”

詹姆斯停下脚步，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劳拉。

劳拉则露出可爱的微笑，撒娇似的说道：“好不好嘛？马上就到了。”

打开一扇写有“急救室”字样的房门，那里应该是对救护车送来的病人做紧急治疗的地方。几张病床并排摆在房间里，墙上设有收纳医疗药品及医疗器具的架子。

“真的是这个房间吗？”

“嗯，你看，就在那里。”

“哪里？”

“里面的架子上。”

詹姆斯刚刚走进房间，背后就传来了关门的声音。

“劳拉？”

听到他的声音后，门另一侧的劳拉高兴地喊道：“上当啦，上当啦，笨蛋！”

“你干什么，快把门打开。”

门已经被劳拉从外面牢牢地锁上。

“反正我说谎了，大家一定都会称呼我为‘说谎的劳拉’。”

“快开门！”

“想要开门的话，你就要求我。”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这里到处都是怪物，小孩子一个人……”

“怎么，不来求我吗？我是不会给你开门的，就这样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

这时，不知是从房间哪个阴暗的角落里传来了某种声音，就像是野兽在恫吓猎物时所发出的呜呜声。

“劳拉！劳拉！”

詹姆斯一边拼命地用拳头砸着房门，一边用手电在房间里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

是天棚！

从天棚上垂下了不知什么东西。

“快把门打开！”

任詹姆斯怎么喊，可那扇门还是纹丝不动，好像劳拉在把他关在这里

之后就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在潜伏着怪物的房间里，詹姆斯此时就如同一只瓮中之鳖。

怪物以钟摆一样的动作慢慢地向着地面垂下，他们的样子实在是太奇怪了。

在一个长方形的框架中，有一团软乎乎的肉块。就像是被鲸鱼吞进肚子里的人类，在消化的过程中又被吐了出来一样。皮肤和肌肉已经被融化了大半部分，内脏暴露在身体外面，从奇怪的地方伸出了四肢。一共出现了三只这样的怪物，他们将詹姆斯围在中间，逐渐紧逼过来。

詹姆斯知道不能用铁管来面对这三只怪物，只有用手枪才行。其实他想将手枪保留下来……为了再次和三角头遭遇做好准备。但是，现在已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将子弹平均散射在三只怪物的身上，在这样千钧一发之际，詹姆斯并没有觉得恐惧。由于刚才被劳拉惹得十分生气，他无论如何也要从这里活着出去，然后好好教训那个小鬼一顿——在愤怒的驱使下，将一肚子的怒气都发泄在眼前的怪物身上。

去死吧！

混蛋！

你们这些怪物！

带着愤怒的子弹毫不留情地射进那些丑陋肉块的体内，腥臭的血液从伤口中喷涌而出，飞溅在詹姆斯的脸上。此时的他仿佛已经化作嗜血的厉鬼。

过度的愤怒与兴奋让詹姆斯感到一阵眩晕。

詹姆斯……

一个女人冰冷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小声说道。

詹姆斯……

他的意识渐渐模糊了。

4

詹姆斯模模糊糊地盯着混凝土建造的墙壁。

为什么自己会在这里，他完全不知道理由。

这里好像是中庭，矮墙将建筑物围了起来，应该是在医院的某个地方。

我什么时候到这儿来了？

完全不记得。

我应该在急救室和怪物战斗……怎么突然……

詹姆斯迷迷糊糊地返回到医院的大楼，打开门走进去一看，好像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改变。

铺在走廊中的亚麻油毡已经剥落，露出了下面的混凝土地面。布满裂纹的墙上到处都有干涸的血迹，沾满灰尘的医疗器具散乱地堆放在地上。

虽然应该是同一个布鲁克海温医院，可是已经变成了废墟。面对如此超出自己理解范围的事态，詹姆斯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

这怎么可能？难道是我疯了吗？还是说这是噩梦般的妄想？

“玛丽亚……”

詹姆斯将劳拉的事情抛在脑后，像丢了魂一样朝着三楼跑去。

一定要问问她，这种事情是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幻象，而且还想要得到否定的回答。

而玛丽亚的身影从S03号病房中消失了，只在床头小桌子上留下了一个空药瓶。

是这家医院提供的吗，还是她随身携带的……詹姆斯凝视着药瓶。他回想起患病的玛丽每天都要服用大量的药物，内心中已经被弱化的痛苦再次变得强烈起来。莫非，玛丽亚患上了和妻子一样的病……詹姆斯的心中涌现出不安的情绪。

“你在哪儿，玛丽亚？”

在詹姆斯的心中玛丽与玛丽亚重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玛丽亚正在逐

渐取代玛丽。

在活着的人类面前，残存的音容笑貌不过是虚无的存在……

彷徨着，探索着，不知不觉中詹姆斯顺着楼梯来到了位于地下一层的仓库。小小的房间中堆满了如同巨大垃圾的废旧品，空间狭小得让人感觉窒息。这里也没有任何人的身影，觉得有些失落的詹姆斯垂下了肩膀。

一个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

就像是从天上传来的美妙音调。

仿佛是从天使的喇叭中吹奏出美妙的乐曲，即使是死去的人听到也会重新复活。

詹姆斯满怀欣喜地回头一看，那是一张令他朝思暮想的脸庞……

“玛丽！”

“我是玛丽亚！”对方一脸生气的表情看着他。

“对不起……”詹姆斯缩回探出的身子。“真是混乱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不过，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身体已经没事了吧？”

“不过？什么不过啊？对你来说，我的生命就只有这种程度吗？我差点儿就死了，你怎么没有来救我！成天就知道玛丽、玛丽的，那个已经死了的女人就那么重要吗？为什么我就怎样都无所谓！”

面对玛丽亚的唇枪舌剑下，詹姆斯渐渐地处于下风。

“不，绝对不是……”

“那么，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我，一直要待在我身边。”

“明白，说定了。”

“那么，好吧，这次我就原谅你了。”

好不容易才劝解了玛丽亚不满的心情。

她又恢复了妩媚而又温柔的口吻，向詹姆斯问道：“找到劳拉了吗？”

“啊，找到了。可是又被她跑了……不过算了。”

因为她的恶作剧，自己才会身陷险境，结果这间医院变得很奇怪。老实说，自己对此感到有些厌烦。

“不行，一定要去找她。”玛丽亚态度十分强硬地说道，“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在这间医院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那个孩子一定也会感到害怕的。”

这句话让詹姆斯的内心感到无比地宽慰。

我没有疯！

我没有产生幻觉，玛丽亚也看到了这种异常的情况。

“明白了，我们走吧。”詹姆斯用力地点了点头。

“说到孩子们喜欢躲藏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地下室这种地方。所以我猜劳拉应该在医院的地下室。”

“我也这么想，但是没法去到那个地方。电梯无法启动，防火门被锁上了，紧急通道也进不去。所以劳拉应该不会在那里。”

“可以去啊，刚才我到地下室看了一眼，防火门并没有被锁上。”

难道说医院里发生的异常情况，将门上的锁也改变了吗？

那样的话只有去看看了。

詹姆斯和玛丽亚朝着地下室方向走去，位于紧急通道最下方的防火门正如玛丽亚所说的一样并没有上锁。可是刚才自己在查看的时候的确被锁上了啊，詹姆斯并没有向玛丽亚说出这句话。他打开门，二人一同走进另一侧的通道。

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微微的霉味，仿佛隐藏着某种秘密，显得与医院的氛围格格不入。这应该是为了将死亡的患者运出去的通道。

二人刚刚转过拐角，走在后面的玛丽亚大声喊道：“詹姆斯！”

之前出现过很多次的声音正在向他们靠近，那是詹姆斯再也不想听到的，某种金属与地板摩擦所产生出来的令人感到不适的声音。

“快到这边来！”

詹姆斯将玛丽亚拉到自己身后，然后拔出手枪朝向对面开始射击。

子弹曾经两次击退这个巨大怪物，应该会令人感到十分可靠。

但是之前在急救室里面对那三个怪物时，已经消耗了不少子弹，此时弹夹里只剩下三颗了。

三角头对手枪感到有些畏怯，詹姆斯抓住时机，拉起玛丽亚的手开始拼命地跑。

“快点！”

手上的武器只有铁管了，只能祈祷通道的尽头有能通往外面的出口，一旦这是个死胡同的话就死定了。

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奔跑着，转过一个又一个拐角。

前面好像有个出口。

不对……是房间的入口？

尽头！？

就在詹姆斯感到灰心的一瞬间，终于看清了那原来是电梯的门。

他连忙把门打开。

能启动的话就能逃出去！拜托了，给我启动起来！

詹姆斯先跑进电梯，并迅速按下楼层按钮。只要是楼上就可以，无论哪层都可以，他在按钮上拼命地敲打着。虽然他并没有按下关门键，可电梯的门随即就开始关闭。

但是……这时玛丽亚还在电梯外面！

詹姆斯连忙将门堵住……他想让门停下来。

“可恶，打开！”

没有安全装置的门无情地慢慢闭合。

“詹姆斯！”

一只手从门的缝隙之中伸了进来，玛丽亚以悲痛的声音在向他寻求帮助。

这时，一阵刀锋划过肉体的声音将她的求救声打断。

“玛丽亚！”

无力垂下的手消失在电梯门的另一侧。

在开始上升的电梯中，詹姆斯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5

“那个家伙到哪儿去了？”劳拉不满地小声说道。

詹姆斯大概已经离开医院了吧，刚才回到急救室那里看了一眼，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虽然劳拉十分讨厌詹姆斯，因为他不喜欢玛丽，但是那个执着地追在他身后的人不见了，总让人觉得有些美中不足。大家像是在捉迷藏一样的状态让她觉得很刺激，可是现在负责捉人的家伙不见了，就显得有点儿无聊。

劳拉已经厌倦了扮演侦探的角色在医院中四处查看，虽然地点不同，但是对于医院中的东西她早已司空见惯……从住院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觉得腻味了。

“对了，我要回保龄球场。艾迪还在那里，只要他的肚子还没被撑坏就行……”

想到这儿，劳拉一蹦一跳地朝着玄关走去。

又一次，我又一次没能拯救她……

蹲在电梯的角落里，詹姆斯无力地耷拉着脑袋。

门在电梯停下之后自动打开了，只见外面一片漆黑，如同詹姆斯此时的内心。

玛丽之后是玛丽亚……两个人长着一模一样的脸庞，使詹姆斯陷入了将同一个女人失去两次的错觉之中，双倍的悲伤向他袭来。

与死亡相同的虚无感。

宁可想要变得疯狂。

可是……如果自己已经发疯了，那么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无处可逃的噩梦吧。

詹姆斯终于站起身来，如今那个让他回忆起自己妻子的女人也死了，惟一能消除这种悲叹心情的东西，就只有相信玛丽还活着，并将她找出来。

走出电梯之后，詹姆斯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医院行政大楼的一楼。虽然这里是看过很多次的地方，此时也已变成了废墟，与之前看到的情景截然不同——倒是和自己在急救室与怪物战斗后，接着从中庭返回的病房大楼一模一样。但是现在办公室与诊察室以及通往病房的门都上了锁，自己根本无法进入。取而代之的只有一个房间没有上锁，那就是院长办公室。想要找到玛丽，首先要找到劳拉……既然自己没去那个“特别的地方”——旅馆，那么那个孩子就是目前惟一的线索。詹姆斯来到院长办公室里看了看。

房间里有一个大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书籍，从书脊上看那应该都是些医学相关著作，可惜劳拉并没有在这里。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寻找的地方了，就算是回到镇上，大概也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乱闯。

在手电的照射下，放在窗边桌子上的一副地图吸引了詹姆斯的注意力。他走过去一看，寂静岭的某个地方标注着一个红叉，旁边还有几行小字。难道是院长的笔迹？

“害怕凝视深渊的人，
是无法看透深渊的。
只有前进才能得到真相。
跟着地图。有一封信。”

詹姆斯突然抬起头来，望向窗外。映在视线角落里的，是一个小小的人影。

他急忙跑出院长办公室，直奔向玄关。

不会错，就是那个小女孩。

正是刚刚离开医院的劳拉。

等一下！告诉我！关于玛丽的事情！

詹姆斯站在玄关前，将手电照向马路的左右两旁，他的目光随着灯光凝视着。

在夜色与浓雾的另一侧，劳拉已经踪迹不见。

卡罗尔大街的右侧，还是左侧，到底是哪一侧啊？

虽然有些迷茫，但詹姆斯还是毅然决然地迈出了脚步，他的目标是南边，也就是向右转。总之，既然现在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詹姆斯决定试着朝院长办公室中的那张地图上所标记的地点移动，因为地图上的文章里提到了“信”。在一条T字路口向左转，然后沿着兰德尔大街向西走。从曼森大街开始，途径绍尔街、尼利街、桑德斯街，而目的地就在林治大街上。在被三角头追赶时，那把没有子弹的手枪已经被詹姆斯扔在了医院地下室的通道上，目前手中的武器只有一根铁管。他一边祈祷千万不要遇上怪物，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

在绍尔大街上，有一幢类似高架桥的建筑物，公路从建筑物下面通过从而形成了一段隧道。里面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这条路好像还在施工中，地面被挖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上面仅仅铺了一层铁丝网，这让詹姆斯感到有些犹豫。他依稀能够看到在铁丝网下面的深坑中，有些仿佛黑色人影的东西在蠢蠢欲动。那一定是怪物，但好像与扭动怪物和人体模特不太一样。不管怎样，肯定不是什么有趣的东西。

*如果跑过去的话应该没问题吧？*詹姆斯心想。

这条隧道应该不是很长，而且怪物在坑中被铁丝网隔离了起来，所以应该攻击不到自己吧。

在学生时代，自己就不擅长田径运动。特别是短距离的项目，即使和同学们参加竞走比赛也往往是倒数几名。而自从迈入社会之后，身体更是由于运动不足而略微有些发福。但是，眼下只有试试看了。

詹姆斯在心中默念“预备，开始……”，猛地向前冲去。

挂在胸前的手电剧烈地左右摇晃，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显得如此无力，詹姆斯在看不见出口的隧道中盲目地向前奔跑着。脚上的皮靴踏在铁丝网上发出“哗啦哗啦”的金属声，正在这时口袋里的收音机也发出了白色噪音。

怪物从坑底爬了上来。

倒挂在铁丝网上，向他逼近。

虽然詹姆斯并不想往下看，可还是不知不觉地低下了头。

那个东西的前臂上长有粗壮而发达的吸盘，它利用吸盘吸附在铁丝网上，将自己的身体倒挂在空中。它的动作极其灵活，就像是有话要和詹姆斯说似的——

拜托啦。

听我说，

我告诉你……

在铁丝网下面不停地追赶着他。

它从铁丝网的缝隙中伸出如同肉球一样的吸盘，不停地敲击詹姆斯的脚部，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可是对詹姆斯来说，这无疑是带来痛苦的袭击。

“住手，你这个家伙！”

詹姆斯高高举起手中的铁管，朝着对方类似肥大肿瘤般的丑陋吸盘砸去。火花四射之后，金属声在隧道内回响……可是只有铁丝网发出了响声，看来想要给下面的怪物造成伤害实在是不容易。

“噢！”

一阵麻痹的疼痛感从脚下传来，詹姆斯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他急忙用手扶住隧道的墙壁。

如果倒下的话就完了，怪物的吸盘一定会从铁丝网的缝隙间将自己的身体吸附住。一旦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自己的肉体会被那个怪物一点点地吞噬，直至死亡。

脚正在渐渐失去感觉，一定要在脚部完全失去感觉之前尽力地向前跑……总之要逃出去。詹姆斯拼命地甩开怪物的吸盘，发出了不知是惨叫还是呐喊的声音，向着隧道出口方向跑去。

内利大街与桑德斯大街的交汇处有一间酒吧。白色的噪音预示着有怪物正向他接近，为了躲过怪物，詹姆斯决定先到酒吧避避风头。他刚冲出隧道，脚上的麻痹感变得愈加强烈。

这大概是一家早已停业的店铺吧，酒吧里柜台也好、散台也好、包厢的桌子椅子也好统统没有……就像是詹姆斯从中庭返回时的医院一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废墟的感觉。

詹姆斯背靠着油漆斑驳的墙壁，慢慢地坐在地板上，将麻痹的腿渐渐伸直。随后他开始用手电在狭小的酒吧里四处环视，心中默念“千万不要有怪物啊”。

好像自从这家酒吧停业之后，这里就变成了城市中小混混们的聚集地。地上散落着烟草和大麻的过滤嘴，扔在一边的残破塑料袋应该是用来装可卡因之类的东西，窗户的玻璃以及墙壁上被涂满了自大的主张和下流的语言，还有一些不明意义的涂鸦等等。

不经意间，一个涂鸦牢牢地吸引了詹姆斯的注意力。

“如果真的想见玛丽的话，只要去死就可以了。

詹姆斯，也许随即去的将是和玛丽不同的地方。”

詹姆斯看完之后呆立在当场。

如果这是巧合的话也有些太过于……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到一阵剧烈的头疼，仿佛要窒息般痛苦。詹姆斯忘记了脚部的麻痹感，猛地向着出口冲去，不小心撞在门上然后就势跌出店外。他一刻也没有停留，迅速远离了那间涂鸦酒吧，匆匆忙忙地朝着林治大街的目标走去。虽然他的手里拿着铁管，可头脑中却完全没有对怪物的警惕，而是一副完全无防备的状态，视线也毫无焦点地投射在黑暗中。

标记在院长室地图上的地点……那里只不过是间普通住宅。

在玄关外的楼梯上，真的放着一封信。

“也许你真的是个愚蠢的人。

真相往往会背叛人类。

历史资料馆中就存在着一个深渊。

历史资料馆的钥匙在公园。祈祷圣女雕像的脚边，土中的箱子里。

我的患者将它埋在那里。虽然我早已得知，但还是放任不管。

因为放在身边的话，我会觉得不安。

比起真相，我追求的是安稳。我也曾经见过那个东西。

但我选择了逃避，并将历史资料馆也封印了起来。

镇上的居民现在谁都不会去那里了。

如果你还是不想停下的话，詹姆斯，

我将为你祈求上帝的庇护。”

詹姆斯好像忘记文字的读法一样，呆呆地盯着展开的信纸，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劳拉轻松地穿过了乳白色的浓雾。

一个人真快乐。

像是郊游一样的心情。

一直待在保龄球馆的艾迪也应该晃动着肥大的身躯跟在身后啊，怎么不知不觉地就跟丢了。明明是一个成年人，可胆子却那么小，总是畏首畏尾的。虽然有点儿担心他……不过，算了。反正已经告诉他目的地了，肯定会去的。

劳拉迈着轻快的步伐沿着内森大街向西走去。

路上没有通行的车辆以及碍事的人群，她一个人独占了这个步行者天堂。

过桥，向着玛丽所在的地方前进……

SILENT HILL 2

第五章

走向深渊

DEEP BOTTOM

1

詹姆斯手里紧握着之前被埋在玫瑰水公园圣女像脚下的古老青铜钥匙，朝位于内森大街西侧的历史资料馆走去。

他现在一点儿都不关心劳拉的事情了，因为已经得到了新的线索——刚才那封信中的内容就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自己将会在其引导下揭开事件的真相。是的，他非常确信。

脚部的麻痹感已经减轻了不少，新的线索给詹姆斯的内心注入了活力。虽然偶尔出现在路上的怪物还会让他感到暴躁，但扭动怪物和人体模特可以算是“老朋友”，詹姆斯已经见怪不怪，并习惯了战斗，应该说它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充满危险的对手。虽然那种厌恶感并没有改变，但随着手中的铁管每次挥下，他的心情也在逐渐好转，甚至能体验到一种施虐的快感。

詹姆斯终于走进历史资料馆。

穿过狭窄的接待前厅，紧接着就是绘画展示厅。在挂满了旧时寂静岭风景画的墙上，只有一张作品显得与众不同。

之所以能够吸引詹姆斯的注意力也是很正常的。

这张名为“雾之日 裁判之迹”的画，描绘的是一个如同巨人般的高大男子用长矛刺穿人类的场面。

“那个家伙……”詹姆斯小声说道。

在灰色天空的背景下，巨人被描绘成一个黑色的人影。这个独特的人影肯定就是那个三角头的怪物。

这个该如何解释呢……其他的作品旁边都有注解，但惟独这幅没有任何说明。

詹姆斯一边想着一边来到下一个房间，在那里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一些摄影作品。那些变成深棕色的黑白照片正在静静地讲述着寂静岭的历史。

其中有一张照片吸引了詹姆斯的注意力，虽然与现在的样子不同，但那的确是布鲁克海温医院，照片下面还有几行说明性的文字。

“布鲁克海温医院（一八八零年）

这间医院的历史古老，是在移民时期为了防止当时传染病的流行而建造的。最开始时并没有大型设备，只是个简陋的小屋，之后逐渐增建才有了现如今的规模。”

旁边还挂有之前布鲁克海温医院院长的照片，挨着院长照片的则是一个神秘的洞穴照片……好像和医院有着某种联系，但并没有说明。

向着馆内深处走，詹姆斯再次看到了令他无比震惊的照片。

在一张名为“被刺穿的受刑者”的照片下面，写有这样的说明文字——“这是在监狱内进行的处刑场面。允许犯人们自行选择刺杀还是绞杀，这是他们最后的自由。”

旁边还挂着一张名为“托鲁卡俘虏收容所”的照片，说明上写着“在南北战争时期建造的收容所，即之后的托鲁卡监狱”。

虽说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但实在是太残忍了。

类似“刺穿之刑”的惩罚手段即便是在西部开拓时代的历史中也没有听说过。

虽说是选择自由，但真的有受刑者会去选择这种东西吗？

还是说被情况所迫而不得不选呢？

真是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事情。

还有展示厅里的那张画……总觉得这二者之间有着可怕的联系。

不一会儿，詹姆斯来到尽头处的最后一个房间，房间正中的那个东西让他哑然地站在当场。

终于能够理解刚才那张洞穴照片的含义了。

“这到底是……”他只有不住地摇头。

一个深不可测的四角形洞穴，仿佛通往地狱的深处，看上去这并不是水井之类的东西。

……在凝视着黑暗时，一种想法突然在詹姆斯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这洞穴底部的黑暗就是我的心。

也许是我的未来。

詹姆斯还没有产生目前身处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妄想世界中的怀疑，

虽然之前听说过疯子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疯子的说法，那些都是正常人的猜测，根本没有保证。就像有时即使在梦中你也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一样，有些疯子会知道妄想为何物也很正常。

放在林治大街住宅的玄关楼梯上的信就是证据。

那明显是给我的信。

从精神科医生那里传来的信息?

为了治愈沉溺于妄想中的患者，医生的语言变成了信件出现在妄想世界中？在医院办公室读过的住院患者的记录也好，掉落在楼顶上的日记内容也好，实际上都是和我相关的……全部都是医生的引导吗?

“害怕凝视深渊的人，

是无法看透深渊的。

只有前进才能得到真相。”

詹姆斯突然回想起写在院长办公室中那张地图上的话，然后低头看了看四角形的洞穴。

试着下去看看吧。

不管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是内心中的黑暗，就应该下去看看。

詹姆斯打定主意后，纵身跃入洞中。

2

落下的地方是一口井的底部。

用砖围成的圆形墙壁将詹姆斯围在当中，在他的脚下还有一些积水。

真扫兴。

虽说也曾经设想过内心的黑暗会是什么样的地方，没想到最后只是个

水井……

詹姆斯觉得有些着急。

如果不是妄想而是现实中的水井，那自己不就回不去了吗！

自己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

……但是，等一下。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全身竟然没有受到类似骨折之类的伤害。自己竟然用麻痹的脚平稳着地……

詹姆斯试着用铁管敲击周围的墙壁，如果这口井是引导自己的通道，那么就一定会有出口。

一个地方，声音有些不一样。

与其他地方相比，只有这里的声音很轻。

听上去后面应该是空的。

詹姆斯用铁管使劲地敲打下去，反复几次之后终于敲碎了一块砖。

在墙壁的后面果然出现了一个黑暗的洞穴。

好像是下水道。

詹姆斯连忙把洞口扒开，然后小心地钻进去，里面的水位一直淹没到他的膝盖部位。在潺潺的流水声中，好像能够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呻吟声。那是……扭动怪物发出的声音。詹姆斯紧紧地握住铁管，摆出一副战斗的姿势。他小心翼翼地在水中前行，终于在前面的一个拐角处发现了那个怪物，接着对准那家伙的脑袋就是当头一棒。

扭动怪物一下子被打翻在地，从它的脑袋里涌出的大量鲜血在水中渐渐扩散开来。根本没有感到悲伤的必要。反正是污水，只不过变得更加肮脏了一点而已。但是只有一击是不足以将怪物杀死的，扭动的怪物正在逃跑——它保持着倒在水中的姿势，双脚像是青蛙一样在灵活地划水。

如果没有给它致命一击，怪物会在复活之后再度对自己发动攻击。虽然詹姆斯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并没有追赶对方。因为在及膝深的水中，自己根本追不上怪物，而且盲目地前进会更加危险。

詹姆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向前走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像是终点的地方。一条小路从水中向着地势高的地方延伸出去，尽头处有一个房间。

一个门被开在地上的小房间。

那是一扇类似地下室的舱盖一样的，带有把手的门。詹姆斯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他还是拉开了那扇门……门的后面再次出现了一个手电光都照不到底部的漆黑空间。

詹姆斯不由地苦笑起来。

看起来我内心的黑暗好像藏得很深的样子……连我都不由地赞叹自己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詹姆斯再次纵身跳下。

*我觉得应该会掉到很深的地方去，可是却一点儿下落的感觉都没有，甚至都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已经着地。莫非，我已经死了……*詹姆斯感到有些惊讶。*之所以没有受到一点儿伤害，难道是因为我已经变成了幽灵？*

但是在手电的照耀下，眼前的景象好像与天堂相距甚远，要说是地狱也还远远没有达到那种境界。

在那里有几张桌子和椅子整齐地摆放着。那都是些古旧的木制家具，上面还布满了灰尘。

这次看来不是井底，对面看上去像是个厨房，也有可能是个食堂。总之就是那种给很多人准备饭菜的地方……

突然在手电的光芒中浮现出一个人影。

那是一具坐在椅子上，上半身趴在桌子上的尸体，头部受到了枪击。

也就是说这不是怪物干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在这个地方？

“杀人真的很简单，瞄准，砰！一发子弹就够了。”

一个胖子蹲在尸体旁边的地上，在手电的照耀下抬头说道。

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看上去有些滑稽。

是艾迪。

“是你杀的吗？”詹姆斯紧张地吞咽了一口唾沫，然后小声地问道。

艾迪一脸严肃的表情，摇了摇头。

“没办法，不是我的错！”

“你冷静一点，艾迪！没有人会责怪你的，发生什么事了？”詹姆斯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但他还是故作镇静地说道。

对方拿着枪，我只有铁管，如果艾迪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话，我根本没有一点儿胜算。

“因为，这个家伙……被杀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什么都没做，他想要杀了我。他的眼神完全把我当成白痴……和那个人一样。”

“是啊。”詹姆斯点头附和道，“不过，艾迪……尽管如此，杀人……”

“这是很充分的理由吧！”艾迪站起身来，冲着詹姆斯大声喊道，“我只是之前没有这么做而已！一直都像是那个家伙的狗一样！我以前一直原谅他！我早就想杀了他！”

艾迪的情绪有些激动，眼神里有一种憎恨。

由于害怕刺激到他，詹姆斯只能选择沉默。

这时，艾迪的表情突然缓和下来，像是小孩子一样露出了笑容。

“开玩笑的，詹姆斯。吓到你了吧？其实这个家伙从一开始就已经死了……”说着，他朝房间的出口走去。“我走了，再见。”

詹姆斯并没有挽留他。

能够从一个拿着武器的狂人手中被解放出来，老实说，真的是松了一口气。

忽然一个奇怪的想法浮现在詹姆斯的脑海中。

艾迪显现出了我内心中的疯狂，可以看作是另一个我……另一种人格？

我在现实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杀以及自残行为，也许是艾迪或者是我内心中某些憎恶情绪在作祟……

那种可能性甚至连詹姆斯都无法否认。

詹姆斯来到食堂出口，悄悄地探出头向外面窥视着。走廊向手电灯光照射不到的黑暗深处延伸，并没有艾迪潜伏在那里的感觉。但是却能隐

隐地听到从里面传出可怕的声音，好像这里也有怪物徘徊。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詹姆斯沿着走廊战战兢兢地向前走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推开第一扇门后又出现了一条通道。

一排已经生锈的铁栅栏排列在通道的一侧，栅栏后面被分割成一个个狭小的房间……那是单身牢房。

这里是监狱！

詹姆斯眉头紧锁。

这里是和我相称的地方吗，难道说我应该被投入监狱？莫非是名为“艾迪”的另一种人格犯下了杀人罪？

历史资料馆中的那张名为“托鲁卡监狱”的照片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也许是在那张照片的触动下所出现的妄想吧？或者是寂静岭黑暗历史的残余就在这个地方？詹姆斯回想了一下刚才来历史资料馆的路，确认了自己目前的所在地应该是托鲁卡湖的底下。

怪物晃动着监狱的铁门发出了呻吟声。

有几个怪物被关押在牢房中。

詹姆斯背过脸去，虽然讨厌的东西被隔离起来，让他感觉很好。可不知为什么又会觉得它们有些可怜……这种可怜又使得他感到不舒服。但是心里却没有任何想要帮助它们的想法，于是詹姆斯快步离开了这条通道，来到了另一侧的走廊中。

长长的走廊正中间有两扇相对的门，一边的房间好像是更衣室，另一边好像是个大厅。在大厅中央矗立着一个很大的东西，詹姆斯走上前去仔细观看起来。

那是个处刑台。

一条粗大的绳子打成一个环状，明显是为了绞刑准备的，绳环垂在半空中好像在诱惑着什么人。

突然感到一阵眩晕的詹姆斯看到了幻影。

双手被绑在身后，站在处刑台上的自己……

看守们装成法官的样子在宣读判决书，逐条检举詹姆斯的罪证。

“你欺骗自己，并逃亡。特在这里宣判死刑。”

行刑者出现了。

一个头戴沾满了铁锈的三角锥型头盔的高大男子，快步上前将绳环套在他的脖子上。

詹姆斯踉踉跄跄地摇了摇头，想要将眼前的幻影赶走。

好可怕……当圆形的绳环套在脖子上时，又觉得很安心……就像希望自己走向灭亡一样。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可怕。

“救命啊。”微弱的求救声从唇齿之间发出，“救救……我。”

詹姆斯好像在向现实世界中治疗他的精神科医生或者别的什么人呼救。

如果在现实世界中，我是一个满脸呆滞表情的患者的话，拜托你们不要再慢吞吞地进行观察治疗了，药物疗法也好，或者其他什么都好，就算是使用暴力也无所谓，让我恢复正常吧。我所看到的不是什么愉快的幻想，而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像是要克制想要呕吐的感觉一样，詹姆斯将这些从喉咙深处向上翻涌的语言压制了下去，并像逃跑似的从广场退回到走廊中。他四处徘徊，想要寻求帮助，不知不觉中来到了监狱管理人员的休息室。

在休息室的深处是一个武器库。武器库中并没有救赎之道，但是却有能够安抚人内心的东西。

詹姆斯将来福枪与子弹拿在手里，将脸贴在冰冷的枪身上。支配与力量的象征安慰了他那无助的内心，并给予他自信，将恐惧缓和下来。

詹姆斯沉浸在孩子般的满足感中，甚至不想离开这个房间。因为这里有充足的弹药补给，让他感到无比安心。他知道这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玛丽亚已经死了，没人能帮自己。而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出去寻找玛丽——遵从被某种东西引导的命运。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被幻象所引诱。再享受一会儿……

像是逃避一样，詹姆斯开始阅读摊开在桌子上的那本杂志。也许这是从医生那里发来的重要信息呢，他在内心里用这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

那本杂志好像是这个地区发行的内部杂志。

在寂静岭的中央位置是作为本镇主要观光资源的托鲁卡湖。

这个美丽澄净的湖泊，在其内部却有着另外一种面貌。

那是到处都有的不靠谱的怪谈与故事，听上去也许像是在古老的城市常见的民间传说，实际上与那些也差不多。

但是，关于托鲁卡湖的这些事情都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迷雾之中，观光船——小男爵夫人号在归航的时刻，并没有返回。数小时后，雾气散尽，那艘船在湖上消失了。

由于雾气很浓导致视线范围十分有限，船出航后，即便站在岸边也很难看到。因此这艘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去了哪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的新闻记者曾认为“大概是由于某种原因，船沉没到湖底了”，可是在警方的全力搜索下连船的一片残骸都没有找到，所以这一设想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究竟是否就是事实也无人得知。另外，船上的船员、乘客共有十四名，幸存者在哪里，甚至是尸体也没有被发现。

更加异常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三八年。

那次的事件与小男爵夫人号不一样，只发现了船。也许正确的说法是只有船。

被发现的船上没有任何乘客，船体也没有任何损伤，也根本不可能是乘客在船行驶途中从船上跳下去。与有名的一八七二年玛丽·塞莱斯特号事件，一九二二年的卡罗尔·戴尔灵号事件一样，只有乘客突然消失。而船内的状况和乘客消失前一样，只留下他们曾经存在过的迹象。

虽然当时好像还有一种集体自杀的说法，但是从观光船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是很难理解的。

最近发生的类似事件是在六年前，为了揭开这一流言的真相……大概是想亲自体验一下吧……在一个弥漫着浓雾的清晨，两名学生驾着小船在湖上失踪。

……我曾经去找过了解六年前那起事件的青年，据说失踪的那两名高

中生是这个人的同学。那两人确实在当天驾着小船在湖面上行驶，之后就失踪了（那天早上他好像也在现场）。不过他认为是小船翻了。

“不管怎么说，我都不喜欢那个湖。”

于是他又给我讲了一个有关那个湖的怪谈。

晚上，如果想要乘船到对岸去的话，船的引擎经常会在途中出现问题。这时如果在岸边看的话，就会发现从湖中伸出无数发红的手，像是要把船拽进湖中一样。

镇上的人们都认为那是“被湖水所诱惑”的表现。

“我觉得那是虚构的故事。但是……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他合上杂志。

这不过是和那些刊登在三流小报上的UFO与外星人、神秘的大脚人、光明会的阴谋论、百慕大三角等奇谈怪论差不多的东西而已。真可笑……

詹姆斯在心中暗想。

这些应该不是医生为了治疗而传来的信息。这篇报道难道又是我内心幻想的内容？或者是现实，暗示在寂静岭存在着什么东西吗？

如果在常识中不可能实现的异想天开般的现象在这个小镇真实发生了的话……那么说本应去世的玛丽也……

詹姆斯想到这里，决定离开房间。

仅仅在这里一个人瞎猜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倒不如去试着赌一次。

在休息室前方的走廊中，有一个被铁板盖子封闭住的洞穴。

在洞穴下面的地下室深处还有一个洞穴。

这是我的妄想吗，还是隐藏在寂静岭中的秘密，只有到最后才能确认吗？

詹姆斯微微地笑了笑。

洞穴、洞穴、洞穴、洞穴……

3

詹姆斯落在一个四处散落着瓦砾的地方，斑驳的墙壁上布满了裂缝，看上去岌岌可危。这里比上层的监狱还要残破，像是废墟中的一个狭小空间。

一个开着门的电梯就在詹姆斯的眼前，是那种在仓库和工厂中很常见的运送货物用的。

还要继续往下走吗……

詹姆斯走了进去，但心中却并不期待这电梯在这种地下深层的废墟中还能够运行。虽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打算，可当他刚刚走进电梯还没有按下按钮时，铁栅栏门自动关闭，于是电梯开始下降。

透过铁栅栏的缝隙能够看到如刀劈斧砍般凿成的岩壁，电梯在徐徐下降。

不一会儿，电梯停了下来，詹姆斯发现那是某个建筑物中的一条通道，从周围的环境上来看要比刚才的那个狭窄空间好一些，看上去也没有那么荒芜。

在走廊的尽头有几条岔路口，分别延伸出去的通道尽头都有通往地下的楼梯，看上去像是迷宫。

内心的迷宫吗？

还是为了迷惑那些探寻寂静岭秘密的人而建造的？

詹姆斯随便选了一条楼梯走下去，下面是一条铺着铁丝网的通道。在铁丝网的下面有些东西在蠢蠢欲动，正是在绍尔大街的隧道中袭击过他的那种拥有吸盘的怪物。

詹姆斯下意识地退回到楼梯上，他回想起之前在隧道中那惊险的一幕，脚上至今还留有些许疼痛感。

这时从黑暗的通道尽头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向他靠近，铁丝网在那个东西的踩踏下发出了“哗啦哗啦”的金属声。詹姆斯急忙将手电对准通道深处，而在微弱灯光下浮现出来的是一名高大的男子……三角头。

而这次之所以没有发出拖拽那把巨大砍刀的声音，是因为它拿在手中

的东西不同。

只见三角头的怀中抱着一杆又粗又长的矛，和历史资料馆中的那张画是一样的。

詹姆斯开始不停地发抖，一想到对方要用那个东西刺穿自己的身体……心中便会涌出一种强烈的战栗感。这种感觉甚至压倒了玛丽亚被杀所带来的憎恨以及想要为她复仇的想法，牢牢地占据了詹姆斯的内心。

詹姆斯急忙转身跑上楼梯，逃回上层的通道，快速选择了另一条路。他的后背好像被三角头追赶的恐惧在灼烧着，虽然不知道这条路到底通向什么地方，总之现在只能选择逃跑。最后到达的是天堂还是地狱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

慌不择路的詹姆斯在迷宫中横冲直撞。

对于那些挡住去路的扭动怪物，他直接用来福枪将它们解决掉。

不知不觉中，三角头好像不见了。

走下楼梯是另一条楼梯，接着是条更加绵长的楼梯……最终，詹姆斯来到一个出乎自己意料的地方。

一个房间被一道铁栅栏分割成两半，另一侧是间单独的牢房。

那里坐着一个女人。

“玛丽亚！”

詹姆斯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

本应被三角头杀害的她就坐在那里。

“你还活着，玛丽亚！受伤了吗，没事吧！”

“托你的福。”玛丽亚耸了耸肩，“虽然被怪物抓住了，不过幸好没有受伤。”

“太好了。在马上就要乘上电梯时被追上了，我还以为你一定是被三角头的怪物给杀害了呢。”

“你说什么？什么电梯？”玛丽亚歪着脑袋，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

詹姆斯也很惊讶。

“就是刚才的事情啊。你忘了吗？”

玛丽亚叹了一口气，“虽然我不知道在医院的地下室我们俩走散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你一定是搞错了。你以前就经常冒冒失失的，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也是……”

走散？

从前？

“玛丽亚，你在说什么啊？”

“就是在旅馆里丢东西的那次啊。你之前信誓旦旦地跟我说绝对没问题，一定不会再丢东西……可最后还是把那盘录像带落在了房间里。”

“你怎么会知道那件事……”詹姆斯感到有些困惑。

那是只有玛丽和他才知道的往事，今天才初次见面的玛丽亚是不可能知道的啊。

莫非……

女人的目光仿佛看穿了他的内心。

“我不是玛丽。”

“啊，你应该是……玛丽亚……”

“如果你是那么认为的话，也许就是那样。无论如何，我就是我，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不信的话你摸摸看。”

说着，她将白皙的手臂从铁栅栏的缝隙间伸过来，温柔地抚摸着詹姆斯的脸颊。

柔软而又温暖的感觉，光滑的指尖。

詹姆斯感到有些心神荡漾。

“喂，到这边来吧。被这种铁栏杆隔着，根本无法安心讲话。”

“我马上就去救你，在那里等着我。”

好像有些舍不得这短暂的分离，詹姆斯不停地回头望向玛丽亚，最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房间，跑回了楼梯处。单人牢房的出入口应该在铁栏杆的另一侧。虽然还不知道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方向，总之一定要绕到另一侧去。至于怎么样才能将出入口的门打开，那完全是到达之后的问题了。

4

周薪一百五十美元，要一直站着的工作。

空气中弥漫着被烤得吱吱作响的烤肉味。

野兽一样的腥臭味，就像是男人们的欲望。

不怀好意的狞笑，还有像是处在发情期的野兽一样的目光，不断地纠缠着暴露在招待员制服裙子外的大腿。

厚颜无耻的男人的手……无论被拍打多少次，仍然会肆无忌惮地抚摸自己那诱人的曲线……在不知不觉中又变成了父亲和哥哥的手……

郁闷。

变成了忧郁。

很多次想要割脉，但总是感到犹豫；无法下定决心从高楼上跳下来；虽然吞服了过量安眠药，最后也吐了出来……总是讨厌自己，想要逃避这一切。曾经买过堆积如山的零食，像是填鸭一样强迫自己吃进去，接着吐出来，然后再继续吃，之后连续绝食很多天……反复地重复着贪食症和厌食症。懒得外出，整日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虽然睡不着但又被困意所纠缠。每天都竖起耳朵警戒着靠近房门的脚步声，每晚都会受到的虐待，今晚是否还会降临。在绝望的驱使下，陷入了无法忍耐的恐惧中。映在镜子中的自己的样子是那么的恐怖，丑陋到连自己看到都会感到害怕。由于没精神所以对什么事都不在意，在白天会对即将来临的夜晚感到害怕，在夜晚会对马上到来的白天感到厌烦，就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每一天。由于时间在空虚中流逝，记忆也渐渐变得模糊……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在这个小镇上徘徊。还有其他人在自己的身体中。有男人，有女人；有活力充沛地运动的人，还有精神萎靡的自杀者。他们是我？我是他们？最开始的我是哪个？想要去死，想要去死，这是惟一的愿望。可是自己却怎么也死不了。明明想死却仍然苟活于世。不想见到任何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谁都不想见。因为不知道他们会对自己做什么，人类都好可怕啊。可是偏偏有些人对自己的事情一点儿都不了解，却口口声声地对自己说“加油啊，你一定行的，

如果你死了的话大家都会感到伤心的。”，这种只会耍嘴皮子的态度实在是太令人气愤了。我就是想死！别说那么多废话！你能来代替我承受这些吗？大家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连妈妈也是这样。那些远在医院中的医生是根本不可能明白我的，他们只会问我几个问题，然后开一些处方药而已。药的副作用让我感到很痛苦，如果病情加重就会被隔离起来，像这样的医生怎么可能会了解我们呢？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用这些东西是无法拯救我们的，于是我知道只有自己来做点儿什么了。那样的话，只有那么去做了，我至少还可以那么去做。虽然想要杀死自己总是失败……只有那两个人……绝对不会……

我不会忘记父亲和哥哥对我所做的事情。应该不会忘记，那些讨厌的印记。

住手，不要用那种令人作呕的眼神看我！

不要碰我！

不要啊！

被自己在睡梦中所发出的惨叫声惊醒，安吉拉睁开了双眼，她有些不安地在房间内环视。虽然这里很像故乡的家中自己的房间，但是墙壁好像是块滴着血的鲜肉一样，上面还被凿开了很多巨大的洞穴，一些筒状的东西从那里延伸出去。周围的空气中飘散着令人感到不愉快的臭味，突然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向着自己靠近。一边兴奋地发出粗重的喘息声，一边靠近床边的全裸的……

从黑暗中传来一声尖利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空气，掠过詹姆斯的脸颊。突然一支长矛朝着他刺来，詹姆斯下意识地向后一仰，跌坐在水中。竟然有人藏在如此恶臭的下水道中，原来是三角头。

詹姆斯坐在原地直接朝它扣动了来福枪的扳机，子弹在强大威力的推动下射进了三角头宽阔的胸膛，而同时由于巨大的后坐力使得他自己也同样摔倒在地。但是，那好像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致命伤，大概只造成了擦伤吧。三角头又慢慢地站起身来。

“妈的。”

只有逃跑了。

我可不想和他浪费时间。

玛丽亚还在等着我。

詹姆斯踏着污水拼命地在迷宫中乱闯，接着飞快地爬上一条偶然发现的梯子。上面是另一条陌生的通道，第一次找到的地方，运气真好。

“不要！住手，爸爸！”

他听见了一声惨叫。

那是女人的声音。

声音好像是从通道深处的那扇门里传出来的。

玛丽亚？

推开门，原来里面是住宅，看样子是个起居室，甚至还有一台电视。但是除了电视之外，这是一个被蠕动着的肉所包围的诡异空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没有过多考虑这类问题的时间，因为房间里存在着怪物。

那是新的怪物，看上去像是两个人体的肉块覆盖在一张床上，处于上面的肉块的四肢从床板下伸出变成了床脚。对方拼命地移动着不自然的脚在慢慢地向詹姆斯逼近，而且像是熊在威慑猎物那样，由四脚着地的姿势突然站立起来。

不要看。

不要看。

滚开。

肉块上的两张脸在用歪斜的嘴，像是发牢骚一样地说道。如同腐烂一样的肉颤巍巍地向着詹姆斯逼近，大概是想将詹姆斯覆盖起来，最终使其溃烂。詹姆斯快速将枪口对准怪物，并不停地扫射。怪物发出临死前的嚎叫倒在地上，而蜷缩在房间角落里的安吉拉则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方再次相逢，詹姆斯对此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奇怪。因为艾迪也是这样出现的。如果说他们都是自己内心中妄想的产物，那么无论出现在哪里都很正常；如果是真正的人类，那么他们也和詹姆斯一样是被卷入寂静岭奇怪现象中的可怜虫。

“你还好吗，受伤了吗？”

面对詹姆斯的提问，安吉拉终于恢复了正常表情。

好像心中的憎恨与悲伤一下子喷涌而出，只见安吉拉猛地跳起来，朝着已经不能动弹的怪物一顿猛踢。而且好像还觉得不够解恨，于是抱起电视机狠狠地砸在怪物的尸体上。积攒了很久的感情全都爆发出来了。

“安吉拉，你冷静点儿。”

“不要命令我！”安吉拉咬牙切齿地对詹姆斯吼道。

“我并不想命令你。”

“那你想怎样，想要我温柔点儿吗？我明白，你那颗肮脏下流的心。”

“不，那种事……”

“别想糊弄我，说出你的真心话怎么样？是不是想要像那个男的一样打我？想要打的话就来打呀，因为根本不用考虑对方的心情，你们这群人渣！”

“安吉拉……”

詹姆斯走过去，将手放在安吉拉的肩膀上，只是想要安慰她冷静下来。

“别碰我，真恶心！”

可是却被激烈地拒绝了。

在安吉拉原本充满憎恨的眼神中又增添了一丝轻蔑的神色。

她冷冷地笑了。

“……詹姆斯，你曾经说过你的夫人去世了，是吧？”

“对，病死的。”

“怎么，事实真相应该是出现了另一个女人，于是你把她抛弃了吧……哼哼……”安吉拉哼笑着走出了房间。

詹姆斯一脸愤怒的表情盯着她的背影，自己与玛丽之间的事被人肆意地侮辱，这让他很生气，不过总觉得安吉拉好像是和某个差劲的男人有过不堪回首的过去。即便自己现在想要与其同行以便能够保护她，大概也只会被拒绝吧。

5

离开房间后，詹姆斯快步朝着玛丽亚所在的方向走去。

幸运的是这里的路并不复杂，詹姆斯在路过其他房间时朝里面看了看，有的房间好像是用来堆放尸体的，还有些房间的天棚上垂下很多绞刑用的绳索，好像是行刑的场地……这个曾经是监狱，更早之前是收容所的地方如今已经被废弃。

他继续向前走，在一条笔直通道的尽头处出现了一道铁门，从其森严的防卫措施上来看这一定是那间独立的牢房。打开门上的小窗户，从那里能够看到牢房中的情景。

“玛丽亚！”

詹姆斯满心欢喜地敲着房门。

要用来福枪来破坏铁门的锁吗……这种担心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铁门并没有上锁。

于是詹姆斯顺利地将门打开，他预想着等得不耐烦的玛丽亚一定会来迎接自己，香吻会像雨点一样落在自己的脸庞上，可是那个迎接他的人却没有出现。

“玛丽亚？”

詹姆斯走进房间，眉毛拧成了一团。

有些微微的异臭。

血的气味？

只见玛丽亚躺在床上。

鲜血沾湿了她的衬衫，甚至将床上的褥垫也染成了红色。

一大片血迹在胸前扩散，那是她吐出来的大量鲜血。

“啊，这是怎么回事……”

詹姆斯踉踉跄跄地来到床前，坐在她的旁边。

“玛丽亚、玛丽亚！”

詹姆斯一边喊着对方的名字一边晃动着她的身体，可是很明显，玛丽亚已经进入了长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次，玛丽亚真的死了。

詹姆斯那曾一度被挽救的心灵再一次坠入了悲哀的深渊。

“玛丽……”

看着玛丽亚陷入“沉睡”中的脸庞，詹姆斯小声地念叨着亡妻的名字。

和那时一样。

妻子去世的时候……

我、我……

沉重而又痛苦的记忆在脑海中翻滚，那些混沌不堪的黑暗记忆……

詹姆斯慢慢地站起身，仿佛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脸上还带着空洞的表情俯视着玛丽亚的尸体。

仔细一看，玛丽亚的胸前好像有一个被子弹射穿的洞……难道，她并非病死的……

那么，到底是谁杀了玛丽亚？

射杀她的是……

他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就找到了答案，甚至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说到迷失在这座迷宫般的监狱中的人，除了詹姆斯之外，就只剩下安吉拉和艾迪，而艾迪恰好拿着一把枪。

是那个家伙？

是那个家伙干的吗！

——杀人是很简单的。

艾迪曾经这么说过，而且当时他的脸上还浮现出了可怕的笑容。

——瞄准，砰！

那个家伙一定是疯了，而说起他来到寂静岭的原因，该不会就是犯下了谋杀罪，在警察的追捕下才逃到这里来的吧？

詹姆斯走出了牢房，四处寻找艾迪的身影。为玛丽亚报仇……他的内心中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对艾迪也没有憎恨的情绪。因为艾迪的身影和詹姆斯自身已经重合到了一起，他想要询问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为什么

要杀害玛丽亚，同时也感受到正是自己的那份“黑暗”想要将两次没能保护玛丽亚的罪过推卸到别人身上，以求得内心的平静。

“这里是……”

詹姆斯走出通道，来到了一个很宽阔的地方。

泥土的触感从鞋底传来，但好像并没有走出迷宫回到外界。詹姆斯用手电向四处照射，依稀能够看到包围在四周的墙壁。此外还有一些矗立在地上的石碑，那些都是墓碑。

是墓地……自己在迷宫中竟然找到了这种地方。

大概那些南北战争中的俘虏、监狱中的囚犯、那些被处刑的人们就被埋在这里了吧。

其中有一个名字看上去很眼熟。

“沃尔特·苏利文”

在林边公寓的垃圾桶里找到的那张旧报纸上的新闻中曾经出现过这个名字。詹姆斯莫名奇妙地被这个名字所吸引，不知为什么脑袋里出现了轰鸣声……

虽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他还是走上前去仔细地查看其他被刻在石碑上的名字，于是詹姆斯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

“艾迪·邓布罗斯基”

“安吉拉·欧拉斯蔻”

这不禁让他感到有些愕然，如果说仅仅是这些的话还可以看作是巧合。

可是，这明显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因为还有一个名字。

“詹姆斯·桑德兰”

三个人的墓碑并排矗立着，三个墓穴都裂开了，看上去像是饥渴野兽的血盆大口，在寂静中等待着将要被埋葬的死者……艾迪、詹姆斯和安吉拉。

大概是艾迪的恶作剧吧，詹姆斯心想，这看上去的确像是丧心病狂的人所做出来的事情，也许他打算杀掉所有人，然后自杀。或者他仅仅是想要惹其他人生气。但是那样的话，为什么没有准备玛丽亚的墓呢？难

道玛丽亚并不是那个家伙杀害的？

三个墓穴中，只有詹姆斯的与众不同。

詹姆斯用手电一照，竟然在自己墓穴中发现了台阶。

好像是前往下一个地方的入口。

也许是通往亡者的国度吧……

詹姆斯一边想着一边迈入了自己的墓穴。走下台阶之后，前面是一条通道，并不是迷宫，而是一条笔直的走廊。

不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道铁门，詹姆斯刚推开门，一股扑面而来的冷气就将他的全身笼罩住，连呼出来的气都变成了白色。这个在苍白灯光照耀下的房间竟然是一个冷藏库。

詹姆斯想要寻找的人就在这里。

“艾迪……你在这儿……干什么？”詹姆斯开口问道，并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来福枪。虽然他并不想这样，可是对方手里也拿着枪。

“正如你所看到的。”艾迪微笑着说道。

“那个家伙说过。

在猪窝里诞生的白痴！

你的脑袋中堆满了脂肪，

不要让别人看到这幅白痴模样！”

说着，他阴森地笑了笑，“是啊，就是这样。我是个白痴，一个脑筋迟钝而又软弱无比的死胖子。……但是，无论那些人如何聪明、身体如何健壮，只要他们变成了尸体就都是一样的，甚至比死胖子还没有价值。没错，那些把我当傻瓜的家伙们，只要杀了他们就好，只要把他们变成毫无用处的尸体就可以了。”

真是败给他了，艾迪的病情比在食堂看到他的时候更加严重了。

“是啊，艾迪。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詹姆斯这种不反驳的态度好像反而更加刺激到了艾迪。

“果然，詹姆斯也是一样把我当成白痴。”

“不，我并没有……”

“别敷衍我。我知道，你一直都把我当成白痴吧，从第一次见面开

始。我从你的眼神中就能看出来，我要杀了你，詹姆斯。”

还没等艾迪扣动手枪的扳机，詹姆斯手中的来福枪已经射出了一颗子弹。不过目标却并非艾迪，仅仅是为了吓他一下而已。

艾迪转身就跑，飞一般地逃到了隔壁的房间，而詹姆斯并没有追上去，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虽然想要找出艾迪会变成这副样子的原因，并询问出对方是否杀害了玛丽亚，可是看现在这个状态，艾迪是无法回答自己的。他对这个世界的憎恶，如今已经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了，艾迪大概会主动发动攻击吧。所以现在的情况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自己真的要攻击艾迪吗？就算对方已经疯了，可毕竟还是人类，和怪物是不一样的。可是，又无法后退，因为返回那个墓穴的洞已经消失，看样子只能继续前进了。

看清自己的命运，去实现与玛丽的再会……

虽然还是有些迷惘，詹姆斯还是下定决心推开了房门。艾迪刚才躲藏的房间是一个体院馆大小的冷藏库，无数被肢解成大块的食用动物尸体被吊在半空中。

“詹姆斯，你知道吗？”

艾迪的声音从冷藏库深处传来，看样子好像躲在了某处。

“总是被捉弄、被当成傻瓜、一直压抑自己的真实情绪，你能了解我的心情吗？不管做什么事都会被嘲笑，被人勒索。所以我……就算是杀死一条狗也会害怕得东躲西藏。是的，那个家伙的狗死了，是我杀的。我在杀它的时候，它在嗷嗷叫，还想要逃走。终于，那个家伙发现了，他冲着我不停地谩骂着……”

枪声突然响起。

詹姆斯身边的一块肉被子弹击中，发出了沉闷的爆裂声。

艾迪再次说道：“……那只脚，在他擅长的足球赛场上会是什么样子呢？”

“住手、艾迪！”躲在肉块后面的詹姆斯大声喊道，“就算你杀了人又怎样！”

“别想用花言巧语迷惑我。你说过，你也是被召唤到这个小镇来的

吧。那么咱俩是同类人，所以不要总是装作一副善人的嘴脸。”

第二声枪响。

艾迪高兴地喊道：“那么，狂欢开始了！”

艾迪发出一阵狂笑，然后站起身来不停地朝詹姆斯射击。虽然他看上去好像在胡乱射击，不过他的目标的确是詹姆斯，很明显他已经掌握了对方的位置。

一股毫无疑问的杀气，他真的想要干掉詹姆斯。

“妈的，他从哪儿发动的攻击？”

在纷飞的子弹中，詹姆斯根本无法行动，只能老老实实地用身前的肉块当成盾牌。被子弹射中的肉块好像马上要从钩子上掉落，可是如果在没有弄清对方位置的情况下就贸然移动将会更加危险。自己一旦毫无防备地暴露目标，那样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但是现在眼看着也快掉进对方的圈套里了。

枪声突然停了下来。

寂静中，只有肉块在不停摇晃中所发出的声音。

好机会！詹姆斯心想，对方一定是在装填弹药。

他急忙转身朝冷藏库的门口跑去，詹姆斯打算回到刚才的房间然后将这扇门锁住，他并不想和艾迪互相厮杀。虽然对方已经变得疯疯癫癫，可艾迪终究还是个人，詹姆斯无论如何也不能像对付怪物那样去对付他。

“站住！”

一声命令让詹姆斯停下了脚步，不知不觉中，艾迪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冷藏库中被冻住，很有趣吧？”艾迪像个小孩子那样笑着说道，“被一个低能而愚蠢的胖子打败，你一定很懊恼吧？你试着趴在地板上向我求饶怎么样，我以前总是被迫这么做，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一边舔地板。你明白么，你是不是很懊恼啊？”

艾迪说到这里竟然哭了，他在发出狞笑的同时，眼泪也夺眶而出。

“去死吧。”说着，艾迪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而詹姆斯也在同一时间用来福枪反击，他这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反射性行为……如果说自己要被杀死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做出的报复行为。

可是只有一声枪响回荡在冷藏库中。

最先扣动扳机的是艾迪，可是，血花四溅而倒下的也是他！

“艾迪？”詹姆斯被眼前的景象弄懵了，因为这一幕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好疼啊，可恶。”艾迪呻吟道。

虽然他的气息很微弱，但总算还活着。

“失策了，你……杀了我吧。”

詹姆斯连忙跑过去，“振作点儿，我马上救你。”

“我不行了，詹姆斯，你救不了我。给我个痛快吧，我自己做不到，手枪已经没有子弹了。”

“你是故意逼我开枪的吗，艾迪。你早就想死？”

“不管怎样，大家都要死。你也看到了吧，那些墓碑……这是我们的命运。”

“就因为这样你才杀人的吗，甚至连玛丽亚也……”

“玛丽亚？那是谁，我……不认识……你杀了我吧，让我快点解脱，我好疼……”

艾迪正在逐渐失去意识，并开始感觉不到疼痛。

他在微笑，因为终于解脱了，不用再逃避，全部都已经结束。

回想起来，那完全是一团糟的人生。自己希望的只是吃着美味的零食，看一些搞笑的电视节目……可是这些事情非但无法实现，连周围的人也不肯放过自己。虽然并不介意别人用肮脏、恶心来形容自己，也不把女孩子对自己退避三舍这种事放在心上，可是却不能忍受其他人用肥猪、低能、垃圾等字眼所进行的侮辱与捉弄。特别是那个家伙，那个相同年纪的混蛋……不仅从高中时期就开始以虐待他为乐趣，甚至毕业之后还不停地纠缠，所以他……

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了一群狗，是那种露出尖利的獠牙，并从嘴角垂下黏液的大型狗，它们将临终之际的艾迪团团围住。

从那些狗破裂的肚子中流出了鲜血淋漓的肠子，那是在故乡城市被艾迪所杀的狗的化身。他拿出父亲的来福枪，向着曾经虐待自己的男生的脚部射击，并将对方的宠物犬射杀。

那些狗好像一直在寂静岭等待着艾迪的到来，并在这里繁殖出后代，等着复仇之日的来临。它们一直追在艾迪的身后，无论艾迪怎么杀，也杀不光这些狗。

终于被它们追上了，可是……

“这些笨狗来晚了，就算现在被它们撕咬，我也感觉不到疼了。”艾迪笑着说道。

他就这样面带着笑容，停止了呼吸。

看着艾迪咽下最后一口气，詹姆斯呆呆地站起身来。

他盯着自己的两只手。

两只曾经染满了鲜血的手。

看不见的鲜血……

沾满了罪恶的手……

“我……杀……人了。”

詹姆斯的身体不停地颤抖，心中感到一阵刺骨的冰冷。

“杀人……”

SILENT HILL 2

第六章

回忆的湖畔

LAKESIDE

1

从另一侧的门走出冷藏库，詹姆斯又回到了浓雾弥漫的外界。

虽然他曾无数次地向地底深处落下，但总能像这样轻易地回到地面。

这里如果是幻想的世界的话，那么就和梦境一样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如果是现实的话，那么就可以理解为寂静岭所发生的异变导致整个空间发生了扭曲。

詹姆斯觉得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无所谓。

因为自己杀人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

艾迪就那样死在自己的眼前，这一切都是由于我的意志所引发的。

外面的天光已经放亮，冷藏库就位于托鲁卡湖的湖边，大概是为了方便船只装卸货物吧，所以将冷藏库设置在码头旁边。这里距离历史资料馆也很近。詹姆斯面无表情地走上船桥，脚下的木板发出了“嘎吱”声。一艘小船就拴在岸边，他上船后解开绳子，然后向湖中心划去。

“玛丽……”

詹姆斯小声喊道，他的声音十分像是枯萎的落叶，毫无生气。

他的目的地是湖对岸的望湖旅馆，如今詹姆斯的内心中只剩下在那里的回忆，希望这些回忆能够掩饰住自己内心中黑暗的深渊。虽然他专心地盯着浓雾中的旅馆，可是却无法将握着船桨的手的触感从自己的脑海中消除。

肮脏的双手。

杀了人的，可怕的双手……

有什么东西在拍打着湖面，那些并不是从水中跃起的鱼。

能够在视线的角落里看到无数双手。

那些从水中伸出的鲜红的手渐渐聚集到了小船的周围，好像要将詹姆斯拖入湖中。

“过来啊，过来啊……”那些手在召唤詹姆斯。

向着他内心中的深渊，向着一直以来都隐藏着的心底深处……

詹姆斯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些手，而是将视线都集中投向远处的旅馆。

于是，他从诱惑中暂时解脱出来，如果继续看下去的话，大概就会溺水吧。

了解了自己内心中的黑暗，浓雾形成的帷幕好像也被剥落下来，旅馆的样子渐渐地展现在他的眼前，如同一座导航的灯塔。在美好回忆之光的照耀下，詹姆斯用力划动了手中的船桨。

2

那座建筑如同一名贵妇人般优雅地矗立在岸边。

望湖旅馆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丝毫改变。

从船坞登上湖边的石头台阶，进入旅馆的庭院。青草地被雾水濡湿，显得更加鲜嫩，草地中央还点缀着一座优美的喷水石像……踏上几年前和玛丽手挽手一起走过的红砖铺成的斜坡，詹姆斯孤单一人走向玄关。

他甚至能听到无法抑制的心跳声。

也许是在期待与玛丽的重逢。

而另一方面，内心中不安所形成的漩涡也愈加剧烈。

如果在这里也见不到玛丽的话……到时候，内心的沮丧是很可怕的，心情也会瞬间一落千丈。

詹姆斯就在胡思乱想中走进了玄关大厅。

并没有闪亮的水晶吊灯的照明迎接他，即使用手电照向大厅的深处，也无法感觉到旅馆的服务人员和顾客存在的气息，仿佛只有无尽的黑暗。

嗯？

在手电光照射的一瞬间，有个东西吸引了詹姆斯的注意。他连忙将手电返回刚才的位置，仔细观看。在玄关旁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块画有旅馆结构图的指示牌，在这块牌子上有一行手写的文字，文字所在的位置是三一二号房间。

“等着你。”

而且那笔迹是詹姆斯十分熟悉的，虽然无法断言，但是这种纤细而又流利的笔体正是玛丽的特征。

是信息。

詹姆斯十分确信。

玛丽果然还活着！

她就在这里！

我记得三一二号房是自己和玛丽曾经一同入住的房间。

詹姆斯走到大厅深处，找到楼梯后开始迫不及待地向三楼跑去。

在三楼并排的房门上寻找着三一二……就是这里！

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詹姆斯开始整理自己的服装打扮。他先是将蓬乱的头发用手梳好，接着弹落衣服上的灰尘，又掏出手绢擦拭皮靴上的泥土。在经历过刚才连番冒险之后，詹姆斯的上衣以及裤子上已沾满了泥污，还有浓浓的汗味儿，但他还是想要尽量体面地站在玛丽的面前。他紧握着拳头，满怀踌躇地敲响了房门。

“玛丽。是我，詹姆斯。”

稍等了一会儿，房间内并没有反应。

詹姆斯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激动，于是用力地敲门。可即便如此，那扇门还是关得严丝合缝，仿佛一座无法攻克的城堡。

“她一定是出去了。”詹姆斯自言自语地说道。

嗯，没错。她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来，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在房间里等着啊。

想到这里，詹姆斯转身回到楼梯，准备回到一楼大厅。他认为既然在指示牌上有所发现，那么在服务台大概也会有留给自己的信息吧。

一楼的大厅。

一片漆黑的空间，如果没有手电照明将寸步难行。

果然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这个旅馆看上去又不像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从而变成废屋的样子，反而能从某些细节中看出在几天前这家旅馆还门庭若市的迹象。旅馆的走廊被擦得光可鉴人，大厅的地毯也都打扫得十分干净。放在角落的茶几上的咖啡杯中还残留着一半没有喝完的咖啡，而在服务台上果然放着一封写有詹姆斯名字的便签。

“詹姆斯·桑德兰亲启

你遗失的录像带被放在一楼事务室。”

这大概是玛丽留下的信息吧……那么，那盘录像带一定是自己几年前住在这里时遗失的物品。

好像服务台里面的房间就是事务室，虽然按下了服务铃，可是却并没有人出来招呼客人，无奈之下詹姆斯只好亲自去领取。他绕过柜台，来到里面的房间，然后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盘录像带。当他离开柜台时还顺手从钥匙箱中拿了一把三一二号房的钥匙，詹姆斯决定待在房间里等待玛丽归来。

就在他从大厅回到走廊，刚要踏上楼梯的那一刻，一阵轻快的曲调传进了詹姆斯的耳朵里。

听上去好像是从楼梯的反方向——餐厅那边传来的。

“钢琴？”

侧耳仔细一听，虽然弹奏得很拙劣，但那的确是钢琴发出的声音。

詹姆斯忽然感觉有些难受，因为玛丽虽然不擅长弹奏钢琴，但她的确对钢琴一直都很感兴趣。

那难道是玛丽在演奏？

想到这里，詹姆斯急忙朝着餐厅方向跑去。

可是他在那里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坐在琴凳上随意地敲着琴键。

是劳拉！

劳拉发现了詹姆斯，于是抬起头微笑，看上去好像很愉快的样子。

“吓到你了吧？你一定以为是玛丽在弹钢琴吧？”

“啊、啊……”

詹姆斯感到十分困惑，没有见到玛丽让他十分失望，对于眼前这一意料之外的事态竟然不知该作何反应。

劳拉从琴凳上跳了下来，来到詹姆斯的身边。

“莫非……詹姆斯也是来这里找玛丽的吗？”

“你也是吗，劳拉？”

“玛丽在哪儿？你知道的话就告诉我吧。”

詹姆斯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呆立在原地，他正是因为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追着劳拉四处跑。

“你也不知道吗？”

劳拉摇了摇头：“嗯，我只是知道她在这个小镇上，但是我累了，到处都找不到她，我的腿都酸了。”

“为什么你知道玛丽在这个小镇上？”

“我说过了，那封信上就是这么写的。”

“信？”

“玛丽的信……你想看吗？”

“啊，想看。快给我看看吧！”

“嗯，我该怎么做呢……”劳拉面带着微笑，装腔作势地说道。

“拜托，我求你了！”

面对舍弃了成年人尊严的詹姆斯的恳求，劳拉终于点了点头。劳拉很有经验，她知道孩子的恶作剧会被容忍到什么程度，也知道成年人会在什么情况下真的生气。

她轻轻地从裙子的口袋中掏出一封信。

白色的信封上写着“劳拉收”。

“你可以读这封信，但是要对瑞切尔保密。”

“瑞切尔？”

“是护士，这封信是从瑞切尔的保管箱里偷偷拿出来的。”

“……你曾经……和玛丽住在同一间医院吗？”

说着詹姆斯展开了信纸。

“这封信我交给瑞切尔，当交到你手上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这家医院了。因为我要去一个很遥远，但是很安静的地方。

没能与你道别，真的对不起。

虽然我不会再回来，但是劳拉，你要保重身体。

不要总是让其他人为难。

还有，我知道你讨厌詹姆斯，而且不想见到他。

他的确是有些粗鲁，平时不苟言笑，还稍微有些急躁。

但其实他是个十分温柔的人，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就可以拜托詹姆斯。

劳拉，你就像是我女儿一样，我很喜欢你。

如果我们都能痊愈的话，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

写在劳拉八岁生日

玛丽”

读完之后詹姆斯向劳拉问道：“……你，今年十一岁？”

虽然看上去根本不像，但从这封三年前的信上来看，应该是这样。

劳拉则撅着嘴巴说道：“真没礼貌，人家才没有那么老呢。我在一周前才刚刚过完八岁生日。”

“我只是问问而已，真对不起。”

这样的话，玛丽果然没有死……至少在三年前没有死。

詹姆斯感动得几乎要落泪。

“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这封信上根本没有提到寂静岭这个地方啊……”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劳拉就像是一个面对回答不出问题的学生的老师，对詹姆斯说道：“这里不是写着‘很遥远，但是很安静的地方’吗。玛丽经常和我说寂静岭的事情，她给我看过很多这里的照片，还说想要再次来到这里，所以她肯定指的就是这里。”

真是孩子气的推理。

就算再怎么成熟，孩子终究只是个孩子。在孩子的头脑中，所谓“很遥远，但很安静的地方”肯定与成年人所理解的不同。

“还有一封信，你读过那个的话就明白了……上面提到了寂静岭。”

“还有一封？快给我看看。”

“哎？”劳拉翻了翻口袋，紧接着皱起了眉头，“……被我弄丢了。”

“劳拉？”

她大概又想搞恶作剧吧？

“我这就去找。”

说完，劳拉转身就跑出了餐厅，而玛丽写给她的信还在詹姆斯的手中。

詹姆斯也急忙追赶在她的身后，很快，劳拉的身影就消失在走廊无尽的黑暗中。

3

很遥远，但是很安静的地方。

玛丽说要去那样的地方。

如果理解得直白一些的话，她指的一定是“天堂”。

劳拉在一周前迎来了自己八岁的生日，但是这样看来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玛丽本应在三年前就去世了啊，如果劳拉所说的是事实，那么也就证明玛丽还活着，至少在一周之前还活着。我所收到的来信大概也是从医院发出来的吧。可是她已经……不行！头脑越来越混乱。

詹姆斯的脚步变得愈发沉重起来，失望的情绪如同铅水一般灌注其中。

我并不想确认玛丽的死亡。她在三年前没有死，但也许她是在最近才病死的，不管怎样，只要玛丽现在没有活在这个世上，那么这一切都没

有任何的意义，我来到这里所做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不、不对！

在詹姆斯的内心中，一股永不放弃的信念重新振作起来。

旅馆中那块指示牌上的信息不正是玛丽的笔迹吗！她来到了这里，并没有在医院病逝。那么说玛丽肯定是康复之后出院了，正像劳拉所说的那样！

这时，詹姆斯突然想到了刚才放进上衣口袋中的那盘录像带。

那盘三年前作为遗失物品而被旅馆保管起来的录像带，虽然上面录制的都是一些旅途中的记忆，但是也许会加入一些最近的影像……比如说来自玛丽的信息……

遭遇寂静岭中所发生的异变，投宿在这家旅馆中的客人与服务人员一起逃到了小镇外面，在匆忙之中玛丽留下了这盘带子……为了留给随后赶来的自己，也许这上面录有避难地点等信息也说不定。

詹姆斯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解释着，他甚至已经可以确信这一想法的真实性。

他的步伐稍微变得轻松了一些。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说不通。

那就是劳拉的存在。如果寂静岭的异变是真实发生的话，那么为什么年幼的劳拉能在怪物横行的小镇上来去自如？

这时詹姆斯已经走到三一二号房间前，他将钥匙插进锁孔。

总之，现在只能先看看录像带了，相信应该有解开疑问的线索在其中。

三一二号房是一个豪华标准间，虽然这不是套房，但是詹姆斯当年微薄的月薪只住得起这种档次的房间。与阳光无法直射到的走廊不同，虽然外面弥漫着浓雾，但由于三一二号房朝向南边，所以还是有些许光线照射进房间内。

当初与玛丽投宿在这里时，屋子里充满了温暖的阳光，凝视着波光粼粼的托鲁卡湖，感觉这间屋子就如同梦中的仙境一般。可如今，房间里虽然也算得上明亮，但那只是和旅馆中的阴暗相对比而言，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间充满了昏暗忧郁气氛的房间。

在窗户旁边，放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前有一把带扶手的椅子。詹姆斯走过去将录像带塞进电视柜里的录像机中，然后坐在椅子上。

录像带开始播放。

在一阵雪花点过后，玛丽出现在电视的显像管中，那是詹姆斯录制的影像。

“还在拍吗？够了……”

玛丽走到三一二号房的窗边，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她坐在椅子上，遥望着窗外的景色。

“虽然是个什么都没有的乡下，但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很安静，让人感觉很舒服。”玛丽回过头说道，“喂，你知道吗？虽然是我在药店听别人说的，他们说这里在很久之前是一个十分神圣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很在意。”

玛丽一脸感伤的表情。

“……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真可惜啊……”

玛丽站起身来走向摄影机。

“所以，我们还会来吧？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再来一次寂静岭，好吗？”她像是乞求一般地说道。

突然玛丽咳嗽起来，并开始痛苦地喘息……

摄影机的镜头一阵剧烈地摇晃，画面随之拍向其他地方。

詹姆斯此时盯着电视的画面，发出了呜咽声。

那并不是看到自己怀念的玛丽的身影而流下的感动之泪。

也不是满足的泪水。

那滂沱的泪水是从詹姆斯内心伤痛中所流出的鲜血。

扒开伤口窥视那黑暗的部分，可怕的记忆也随之涌出。

头脑中的影像与录像带中的回忆场面重合在一起。

那里是我的家。

我与玛丽的爱巢。

窗帘紧闭，阴暗的房间。

双人床。

上面躺着玛丽。

好像很痛苦地咳嗽着。

我站在床边盯着玛丽……

向她伸出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

从她喉咙中喘息出来的空气发出了“咕”的声音，痛苦的咳嗽声忽然中断了。

只有强忍住的哭声。

消瘦的身体躺在空荡荡的床上。

那是玛丽的尸体……

詹姆斯坐在椅子上，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刚才所回忆起的一切都是他无法忍受的现实……

甚至没有听到背后响起的开门声。

“詹姆斯？”

詹姆斯并没有回应，仍旧沉浸在哀伤之中。

走进房间的是劳拉，她大声说道：“詹姆斯，原来你在这儿啊。因为你不在餐厅，所以我到处找你，真是的。”

劳拉来到詹姆斯身旁，呆呆地盯着他的脸。“詹姆斯，你哭了吗？难道是因为没有找到玛丽？”

“劳拉……你见不到玛丽了。”詹姆斯沉声说道，“……玛丽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中了。”

“哎？”

“她已经死了。”

“骗人，你骗人吧？”

“真的……”

“是病……病死的吗？”

泪水从劳拉的大眼睛中流了出来，她一脸茫然的表情。

詹姆斯从椅子中站起，单膝跪在地上对劳拉说道：“不是，是我杀了

她。”

劳拉目不转睛地盯着詹姆斯，接着突然开始捶打詹姆斯。

詹姆斯并没有反抗。

“混蛋！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个凶手！

还给我！

把玛丽还给我！

你就那么讨厌她吗？

她妨碍到你了吗？

詹姆斯，你这个混蛋！

混蛋、混蛋、混蛋！”

拳头的力量渐渐变弱，劳拉的声音也逐渐变小。

“玛丽她……总是在等待着詹姆斯……”

詹姆斯一把抱住痛哭着的劳拉，“对不起……我对玛丽……她……”

“放开我！”

劳拉用力地甩开詹姆斯的手，快步走到门边，将门打开。

她泪眼朦胧地看了詹姆斯一眼，随后走了出去。

“劳拉，对不起……”詹姆斯冲着她的背影小声地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他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给劳拉听，可是她大概无法理解吧。对方还是个孩子，这样做只会伤害到她。

就在这时，詹姆斯口袋中的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那并不是预示着怪物靠近的白色噪音。

“……击球手没有打中，可是二垒的队员已经开始向三垒移动……根据统计局发表的报告来看，今年上半年的……你也一定能够获得满足，这柔滑的肌肤触感……”

虽然是正常的广播，可是棒球比赛与新闻、广告混杂在一起，显得十分混乱。不一会儿，这些声音全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詹姆斯，你在哪儿？

我在等你。
一直都在等。
你来了吗？
你讨厌我吗？
因此不想见我吗？
詹姆斯……詹姆斯？
快点儿来吧。
你迷路了吗？
我就在这里。
离你非常近。
嗯，詹姆斯，我想见你。
我不明白。
詹姆斯，喂、詹姆斯……詹姆斯……詹姆斯……”
“这个声音！”
詹姆斯愕然地将收音机拿在手中。
一定不会听错。
这明显就是她的声音。

4

来到这里的话，大概谁也不会追来了吧？

安吉拉一边在被黑暗所封闭的旅馆内四处走着，一边在心里想道。

她一直都在被那些东西追赶着。

那些潜伏在寂静岭中的怪物——如同男人们污秽欲望的实体化一般的丑陋的东西，总是想要推倒她然后做一些下流的行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存在。

可是……真正让安吉拉感到畏惧的对手却是那些从家乡来到这里的追捕者。

自已一定是被通缉了。

应该是警察在寻找自己。

不想被逮捕……因为那些家伙活该被杀。

妈妈也不肯来救我。

虽然她知道自己的女儿被那样对待，可是却像是没看到一样。

所以，我才要那样做！

为了保护自己！

再也无法忍耐！

上帝应该会原谅我的。我不会被打入地狱吧，该下地狱的是那些家伙。

他们应该永远受到地狱之火的焚烧！

只在脑海中想起被火焰包围的爸爸与哥哥的样子，安吉拉便不禁露出了微笑。

她在黑暗中傻笑了起来。

刚走出三一二号房，詹姆斯就呆立在了原地。

外面的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时的旅馆呈现出荒废的样子。

墙壁上布满了裂缝，走廊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天棚上挂满了蜘蛛网，走廊尽头的窗户也变得污浊不堪，玻璃也残缺不全。

这一切就发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詹姆斯下到二楼，他感到有某种巨大的生物正从走廊的深处向自己这边靠近。原本以为是某种四足的大型野兽，等到对方靠近时才发现，原来那是曾经在历史资料馆中袭击安吉拉的怪物，这还是在他到访望湖旅馆之后遇上的第一个怪物。

詹姆斯感到十分生气。

碍手碍脚的东西！

我的手中有枪。

就像救助安吉拉时一样，应该很轻松地就能消灭它。

詹姆斯有些担心备用的弹药，虽然在口袋中还有一些，可是也不多了，不能再像上次那样胡乱地射击。

只用一发！

詹姆斯在心里打定主意，决定只开一枪，如果能打倒对方当然最好。如果失败，他打算从怪物的身边绕过去。

与床融合在一起的丑陋生物不断逼近。

詹姆斯单膝跪地，用力地握紧了来福枪，接着依赖挂在脖子上的手电放射出来的微弱灯光，勉强地瞄准了他认为是怪物头部的地方，然后扣下了扳机。

怪物发出了悲惨的叫声，无力地蹲坐下来，可它的身体仍然在不停地抽动。

这时詹姆斯想要快步从它的身旁跑过，没想到怪物竟然用前面的两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

那双手有些微凉，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粘膜，这种不愉快的触感令詹姆斯感到不寒而栗。一种怒不可遏的感觉瞬间到达了顶点，他顺势用另一只自由的脚朝着怪物的脑袋踹过去。

“放开我，你这个家伙！”

詹姆斯说着抡起来福枪，用枪托猛击怪物。

怪物在他连番攻击之下，握着詹姆斯脚踝的手渐渐松开，并发出如同某种东西放气的呻吟声，它的身体也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迅速瘪掉。

好像是死了。

詹姆斯抱着沾满污血的来福枪坐在原地，不停地喘着粗气。他能感觉到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在被怪物抓住的一瞬间，甚至还想到了死。歇了一会儿，詹姆斯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匆忙向前走去。

那个声音……从收音机中传出来的声音……

那个声音至今还在心中回响。

她还活着。

在这个旅馆的某个地方。

“……玛丽……”

“玛丽……会死……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很遗憾……”

“你不是医生吗，救死扶伤是你的天职啊！为什么你做不到！”

“请你冷静点儿，作为一名医生，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最好。但是，对于玛丽，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那么，玛丽还剩多少时间？”

“我也无法明确地回答……少则半年，多则三年……我们也无法预计。”

在旅馆内徘徊的詹姆斯的内心中，曾经与医生交流的记忆再次苏醒。

那是绝望被宣告的一瞬间。那一天，幸福的日子消失了。

比起深爱的玛丽，詹姆斯已经先死了……因为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可即便心已死，痛苦却没有完结。

日渐衰弱、憔悴的妻子让詹姆斯感到痛心疾首，他内心中的烦躁如同猛烈而又寒冷的暴风雨，凛冽的愤怒也开始慢慢膨胀起来……

詹姆斯推开了旅馆中每间客房的房门，希望能够找到玛丽。他走进无人的房间，在浴室、壁橱、甚至是床底下耐心地寻找着。随着他不停

地前进，旅馆的荒废程度好像也在逐渐变得严重，詹姆斯有一种潜入自己慌乱内心深处的感觉。黑暗的浓度在增加，走廊与室内在手电的照耀下正在逐渐褪色。空气也变得沉闷起来，詹姆斯感到呼吸困难。周围的空气如同要被液化一般，给人一种黏呼呼的压迫感，仿佛在阻止他继续前进。

在走廊中徘徊的怪物数量变多了，它们所发出的呻吟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刺入他的耳中。带有些许疯狂味道的旅馆里，甚至连空间都开始扭曲起来。詹姆斯刚刚检查完西侧的房间回到走廊中，不知为什么竟然在东侧的走廊中迷了路……他再次遭遇了异常的空间扭曲。

当他再次回到一楼时，情况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楼竟然聚积了齐腰深的积水。这种情况也太夸张了吧，怎么看都是在尽力阻止詹姆斯前进的脚步。

究竟是谁的意志？

衍生出这种状况的究竟是谁？

对方到底在害怕什么？

在积水中寻找出口的詹姆斯走进大厅一侧的酒吧，穿过酒吧后面的厨房，他找到一条通往旅馆后门的通道。这是一条与正门相反的路，穿过锅炉房与仓库之间的走廊，尽头处是一条消防通道，从这里上去应该就能回到东侧的一楼。

打开门之后，果然有一条楼梯。

不过和刚才的楼梯有些不同。

在楼梯平台上并没有被水淹过的迹象，反而异常干燥，楼梯间里充满了灼热的空气。

很亮。

亮度不逊于晴朗的白昼。

手电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

詹姆斯呆立于楼梯平台，眯着眼抬头仰望。

火焰。

旺盛地燃烧着的火焰。

熊熊跃动的火舌正肆无忌惮地舔舐着墙壁和天花板。

而火焰的源头则是两具尸体。

被粗大的木桩所贯穿，被钉在墙壁上的两具尸体。

虽然被火焰所灼烧，但是却并没有变成焦炭，让人产生一种他们还活着的感觉。

一如被地狱的烈火所惩罚的罪人。

面带痛苦表情的两个人，一个是中年人，另一个则是年轻人。

绵长的楼梯仿佛通往天堂，一个人正从尽头处缓缓走下。

但那可不是从天堂降临的天使。

而是从相反的地方——黑暗的深渊中来的使者。

安吉拉。

火焰所引起的气流吹动着她的头发，显得无比诡异。在火光映照下的脸庞上带着亢奋的表情，还有一丝悲哀的平静。

“妈妈……我好想你。接下来只有你……我终于能够得到幸福了。”

安吉拉口中喃喃自语地向詹姆斯走来。

詹姆斯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几步。

“为什么要躲着我？”安吉拉笑了笑，脸上带着一丝疯狂，然后伸出双手捧住詹姆斯的脸颊。

她突然被吓了一跳。

“不是妈妈……”安吉拉说着急忙放开手，像是害怕一样离开了詹姆斯的身边，“詹姆斯，是你……”

她的表情有些尴尬，詹姆斯从中看到了厌恶与失望。

“你没有找到妈妈吗？”詹姆斯问道。

虽然这样的问话并不适合在现在的情况下说，但詹姆斯并没有感到焦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目前的状况并非自然现象。这些都是内心的投影……安吉拉内心中伪装成现实的幻想。

安吉拉忽然皱着眉头回答了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将一直憋闷在心中的话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妈妈……你知道的……爸爸和哥哥每天晚上都对我……可是你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她受到虐待了吧，詹姆斯在心中暗自说道，他并没有搭话而是默默地倾听着。

“……所以我才出来找妈妈……我绝不会原谅独自一人从爸爸身边逃走的妈妈……”安吉拉哭着说道。

那并不是对自己所爱着的人思念的泪水，而是从心中透出的懊恼。

只留下她一个人，无法复仇的遗憾……

“爸爸和哥哥已经死了。”安吉拉一边哭一边高兴地说着，“我用那把刀把他们俩……”

她指的应该是在林边公寓那间镶满镜子的房间中把弄的那把刀，原来是她在行凶时使用的凶器。

“安吉拉……你需要宽恕，对别人也好，对自己也好。”

“不要装出那副伪善的嘴脸！”安吉拉恶狠狠地盯着詹姆斯。

火焰的势头更加高涨。

安吉拉的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还是说你想要帮我？想要一直保护这样的我？永远支持我，包容我，爱着我？”

詹姆斯面对她这种讽刺的反击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看，果然……归根结底你也是被召唤到这个小镇上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装作一副伟大的样子来对我进行说教。只会耍嘴皮子，真可笑。”

安吉拉转过身向楼上走去，走了几步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事情似的停了下来，回过头说：“那把刀，你要还给我吗？”

詹姆斯盯着安吉拉，仿佛试探般摇了摇头：“不……不行。你还是不要拿那个东西吧。”

安吉拉毫不避讳地直视着詹姆斯的目光，眼神中带着怀疑。

“哼……难道你想留着自杀用吗？”

“我，才没有……想过自杀……”

说出这句话后，詹姆斯猛然反应过来，虽然自己想要试探安吉拉的

心，可是好像反被对方所看透。安吉拉看到了詹姆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安吉拉放声大笑着离开了楼梯间，去寻求她的死亡之地。

猛烈的气流夹杂着火焰的高温吹来，难以忍受的热量迫使詹姆斯退回到满是积水的通道，仿佛从安吉拉所说的魔咒中逃了出来。

5

战战兢兢地打开门向里面窥视，詹姆斯再次回到消防通道时，火焰已经完全消失。

那里完全看不出发生过火灾的迹象，那两个被木桩贯穿身体的男人也不见了。

这证明刚才不过是幻象而已。

那样的话……旅馆中荒废的情景也都是幻影吗？

是空虚内心的外在表现吗？

詹姆斯踏上满是瓦砾的楼梯，走上了旅馆东侧的一楼。

转过拐角，排列在走廊两侧的房间的门都已腐朽而无法打开，詹姆斯只好继续前行。

向着最终的目的地……

一直走到内心深处的尽头……

打开尽头的门，一条新的通道继续向前延伸——一条用铁丝网铺成的走廊。詹姆斯就这样被引导着向前走去，从铁丝网下面爬上来的吸盘怪物已经无法再给他带来哪怕一丁点儿的恐惧，他在地下仓库中找到的枪无情地将它们一一击落。

走了一会儿，又出现一个房间，詹姆斯默默地站在房门前，一股压迫感扑面而来。

从钢铁制成的门后传来了他从未感受过的强烈的抵抗……一种讨厌被闯入的情绪。

“这里就是终点……”詹姆斯小声说着，将双手按在门上。

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声音响起，门被推开了。

一个大厅展现在他的眼前，但却不是之前见到的旅馆大堂。这里并没有提供给顾客休息的沙发与茶几，也没有咖啡厅，甚至连服务台都没有。在这个类似监狱的广阔空间正中间，只有一条通向二楼的宽大楼梯。

楼梯上有一个女人。

她被倒吊着。

不，她正在被处以磔刑。

行刑者就站在她身旁。紧握着巨大长矛的高大男子……三角头！这种令詹姆斯无能为力的对手竟然一下子出现了两个。

“詹姆斯！”那个女人喊道。

玛丽亚在向他发出求救。

本应该死了两次的玛丽亚又要再次惨遭杀害，而这些怪物仿佛故意要演示给詹姆斯看。

詹姆斯一脸苦闷的表情摇着头，用悲叹的声音说道：“住手……够了，住手……不要再折磨我了。”

他如今终于明白。

导致这种混沌而又荒诞的异变的原因……

阻挡自己前进的怪物们所存在的理由……

这些都是基于什么人的意志所产生的……

……不，从一开始时就知道了。

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而已。

完全依赖于希望，而想要忘却现实。

甚至将记忆封印起来。

这里所有的一切虽然不是詹姆斯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但这些却是寂静岭借助他的意志所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詹姆斯是共犯，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被召唤到寂静岭来。

就像艾迪与安吉拉那样，作为罪孽深重的人。

“求你了，住手，我真的求求你了……”

一声惨叫回应了詹姆斯深切的恳求。

玛丽亚的惨叫声回荡在大厅中，强烈地刺激着詹姆斯的耳膜，三角头们手中的长矛贯穿了她的身体。

“住手啊……啊……”詹姆斯疯狂地喊道。

他的双手紧紧抱着头，声嘶力竭地大喊，不一会儿便失去力气倒在地上。

行刑者三角头凝视着他，接着慢慢地围拢到他身边，它们大概是把詹姆斯当成了下一个死刑囚犯。

“我以前很软弱……”詹姆斯小声说道。

“所以才希望你们的存在。”他对三角头说道，“因为需要有人来惩罚我所犯下的罪……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他摇了摇头，“因为我明白了……自己的事总要自己来解决。”

说着，詹姆斯捡起地上的来福枪，脸上带着恍然大悟的表情。

随即，他满面微笑地对三角头扣动了扳机。

扭动怪物代表着“拘束”，由两个下半身拼合起来的模特怪物暗示着“性的冲动”，长着吸盘的怪物则代表“逃避”，这些都是我在潜意识中制造出来的存在……都是我内心中黑暗的部分。

而将我的幻想变成现实的，则是盘踞在寂静岭中的神秘力量。

那种不可思议的黑暗力量将存在于我潜意识中的妄想当成自己的东西而吸收，从而使得这些东西出现在寂静岭中。

但是这些都并非纯粹的物理存在，大概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人都看不到也触摸不到吧。

只有对于和我一样抱着内心的黑暗，与寂静岭的黑暗力量同调的人们来说，那些怪物才是真实存在的。而由于每个人内心中的黑暗都不尽相同，

所以怪物的种类也都不一样。虽然不知道对艾迪来说那些怪物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与床融合在一起的那些肉块怪物，大概就是从安吉拉的梦魇中衍生出来的。不同人内心的黑暗偶尔会有相似的地方，因此我才会看到，甚至会遭到它的袭击。刚才出现的火焰的幻影一定也是因为相同的原因。

终于能够说得通了，关于劳拉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了……

那么小的女孩子，为什么能够在怪物横行的小镇上横行无阻。

因为那个孩子心中并没有黑暗，也许不能说完全没有……艾迪也正是由于认识了她才会来到寂静岭的……那么即便她心中存在着黑暗，也没有达到形成心病的程度。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才看不到怪物吧。

劳拉，对不起。

我杀了你最喜欢的人。

我曾经是那么地爱着她。

詹姆斯不停地向两个三角头射击。

自己闯下的祸要自己来弥补，必须要处理眼前的一切，自己创造出的用来制裁自己的妄想怪物，一定要彻底清除。脑海中甚至没有节省弹药的念头，现在只是想把所有子弹一颗不剩地射入这两个怪物的体内，自己根本没有胜算，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能打败它们。至今为止已经用手枪射击这种怪物很多次了，可根本没能干掉对方。即使无法打败它们也无所谓，反正已经看开了。比起最后的结果，这种想要打倒对方的心情才是最重要的，就算反被怪物所杀，至少现在自己已经摆脱了懦夫的烙印。

可能是没有思维的原因，三角头的动作很迟缓。

虽然它们的身材十分高大，不过那根粗大的长矛好像也很重，甚至合二人之力也无法将詹姆斯逼入绝境。

面对刺来的长矛，詹姆斯能够轻快地闪避开，有时还会用枪身格挡一下。

由于是妄想的产物，也许詹姆斯内心的活动能够影响到它们的行动。可以说是他的恐惧心理使怪物变得力大过人，也就是希望其他人能

够惩罚自己所产生的依赖心理将力量赐予怪物们。而现在这种恐惧与依赖心理早已消失了，三角头也已经变得和扭动怪物、人体模特的等级差不多。

但是，三角头那一身如同钢筋铁骨的肌肉却并没有改变，甚至连威力远在手枪之上的来福枪此刻也无法将其击退。

这场战斗的帷幕已经落下。

弹夹中的子弹已被打光。

虽然詹姆斯的口袋里还剩下两颗，但根本没有装填的时间，三角头不会慢吞吞地给他这种机会。

“到此为止了吗……”詹姆斯苦笑着说道。

粗大长矛会毫不犹豫地刺穿自己的身体。

詹姆斯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尖锐的矛头。

死就死，来吧！

三角头的动作停了下来，它们将自己三角形的头盔抬起，猛地将长矛刺入了自己的头部。长矛仿佛一根支柱支撑着它们的身体，两个三角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詹姆斯皱着眉头，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它们的身体。

如同岩石一般的触感，怪物的巨大身体变成了石像一样的东西。

这些已经变成了噩梦的残骸。

就像是彼此呼应般，詹姆斯开始得到的从玛丽那里寄来的信也从口袋中消失了……

6

楼梯上，玛丽亚的尸体也不见了。

正如预料中的那样。

詹姆斯回到了玄关大厅，之前的废墟景象再次发生了变化，这次变成了被大火焚烧过后的残骸。在整个玄关大厅中，除了向玄关之外的路便再也没有其他的通道。但是在玄关大门之外却看不到笼罩在浓雾中的湖水的景色，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条走廊向远处延伸。

一条看不到尽头的绵长走廊。

有声音响起。

是玛丽的声音。

封印的记忆被释放出来，詹姆斯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詹姆斯？”

“你去买花了啊，真漂亮……你是在讽刺我的丑陋吗？”

“回来！”

“每当我照镜子时，总是感到毛骨悚然。疾病和药物已经把我变成了怪物。”

“你在看什么？快点儿出去。”

“像我这样的女人，你还是放弃算了。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反正终归要死……”

“反正都是死，你现在就杀了我吧。因为我对医生来说是个很大的‘金矿’，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地让我死的。”

“你还在吗？詹姆斯？

出去！

你听不到吗？

不要再来了！”

激烈的叫骂声停了下来。

寂静中，响起了关门的声音。

伴随着抽抽搭搭的哭泣声，一个微弱的声音说道：“……詹姆

斯……你果然讨厌我……不要走，求你了。你要一直待在我身边。”

“让你出去之类的话，都是我在撒谎。”

“你要说‘没关系’，你要用‘不要死’来鼓励我。救救我……”

那时的玛丽被病魔折磨得无比憔悴，由于放射线治疗与药物的副作用，她那一头艳丽的秀发和娇嫩的肌肤也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玛丽甚至失去了本来的自己，曾经温文尔雅的她总是显得十分焦躁，满口污言秽语、对詹姆斯出言不逊。

詹姆斯无法忍受眼前这一切，他对内心都已经变得如此丑陋的玛丽感到无比悲哀。自己曾经深爱的美丽灵魂此刻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上了，只剩下一具空壳般的肉体。

所以他……

詹姆斯不想再继续回忆下去，也不想看到过去的那些痛苦。

他用自己的双手……

詹姆斯一边想一边在走廊中巡视着，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尽头处，穿过一扇门。门外就是湖边，湖面上依然飘着浓重的雾气，一种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浓雾，就像是潜伏在寂静岭中的怪物显现出了它的真面目。

在浓雾深处，能够看到一条生了锈的铁质楼梯，好像是通到旅馆屋顶上的安全梯。

要上去吗？

虽然不知道是神还是恶魔，詹姆斯还是决定顺从对方的引导。

在屋顶上有个展望室，一个女人正等在那里，她站在窗边俯视着下面。

她的发型正是玛丽生前最喜欢的。

“玛丽？”

听到詹姆斯的呼唤，那个女人缓缓回过头来，然后哼笑了一声。

“请不要弄错了，玛丽被你杀死了，她已经不在了。”

盯着眼前的这个女人，詹姆斯轻轻地笑了笑。

“够了。”

“什么？”

“不要再装模作样的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再装成玛丽的样子！”

“我是玛丽亚！我一直都和你在一起，没有辱骂你，也没有成为你的负担，这不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吗，詹姆斯？”

“我全都回想起来了。结果你既不是玛丽，也不是玛丽亚。你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

“你只是不愿意承认！

我就存在于这里！

我一直都和你在一起！”

女人的脸部由于憎恨开始扭曲，身体也开始膨胀，突然变成了一个怪物。

这也是妄想的产物吗？

是我制造出的替身的真面目？

一个金属制成的四角方框，就好像是一张床。

被束缚在方框里面的身体大概是患病的玛丽吧。

她被倒着钉在上面的姿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磔刑，也让詹姆斯回想起了玛丽的不幸遭遇。

虽然她的样子十分可怕，但其中还保留着一块神圣的领域——与玛丽一模一样的脸。

这个怪物以充满诱惑的声音说道：“詹姆斯……让我来帮你消除吧，你的回忆，你心中玛丽的身影。我将取而代之……那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吗？忘掉那些艰辛的过去……生活在幻想中的世界……我绝对不会把你交给玛丽的！”

对亡妻的过度想念使得潜在意识创造出的怪物——玛丽亚。

杀了我之后她还打算做什么？

玛丽亚本应该也消失了才对。

她大概也反映了我的愿望吧……就像三角头那样。

抑或……

也许这是拥有独立人格的玛丽亚的作为女人的……嫉妒心。

被憎恨所点燃的畸形之爱。

她想要与我同归于尽，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种想法使詹姆斯感到有些犹豫。来福枪的弹夹里还剩下两颗子弹，他在打倒三角头之后就装填进去了。但对于变成怪物的玛丽亚，虽然还算不上是爱慕，可是也对她产生了一些感情。她曾经陪伴着詹姆斯一起在小镇上徘徊，慰藉詹姆斯心中的孤独。那张与玛丽长得一模一样的脸庞也治愈了他内心所受到的创伤……

詹姆斯感到有些迷惘，在面对眼前这个怪物所发动的攻击只能拼命地躲闪。

这个长着宛如圣母一般美丽脸庞的丑陋怪物，轻盈地飘荡在空中，在宽阔的空间内不停地飞舞盘旋。她那如同枯枝一般的手指仿佛化作锐利的爪子，还有那金属制成的外框也像是锋利的刀刃，不断地向詹姆斯发动攻击。那是为爱而疯狂的女人的执念。

真的是那样吗？

由爱而衍生的憎恨？

玛丽亚拥有独立的人格？

詹姆斯还在犹豫，他的脑海中出现了无数的疑问。

那些都是对自己产生的疑问。

毕竟，玛丽亚是自己潜在意识中所生成的愿望的化身……说到底不过是自己的分身罢了。玛丽亚的爱与嫉妒，只是为了误导自己而巧妙伪装起来的借口。想要死却又害怕死亡，于是只能希望有谁能来杀了自己……正是这种卑贱的依赖心理将玛丽亚变成了怪物，使其来袭击自己。

真是个懦弱的混蛋。

詹姆斯在心中讥讽自己。

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来处理。

想到这里，他停下逃窜的脚步转过身去，将枪口对准了怪物。

玛丽亚就在枪口所瞄准的地方。

不是玛丽。

她是一个类似玛丽的扭曲存在。

不能只是将其视为曾经深爱的玛丽，因为她不过是恰好作为一个女人由詹姆斯的内心制造出来的存在。

所以，我……

詹姆斯心想。

所以，我，那时的记忆……美好的回忆、心酸而悲伤的往事、自己愚笨的样子，这一切都暴露了出来……玛丽亚啊，我把这些都献给你，为了将原本是扭曲幻象的你变成真实的玛丽。

倾注了所有思绪的子弹射向玛丽亚所在的方位，如同热吻般贯穿了她的胸膛。血花四溅，玛丽亚发出一声惨叫，仿佛生命中最后的挽歌，接着便重重地摔落地面。

“詹姆斯……”玛丽亚无力地蜷缩在地上，小声说道，“詹姆斯……”

那已经不再是玛丽亚的脸庞。

而是玛丽卧在病床上时的样子……

在记忆与幻想的交错中，詹姆斯紧握着躺在病床上的妻子的手。

“玛丽，对不起……”

“没关系。”玛丽的脸上带着温柔的微笑说道，“‘想要死’……我就是这么说的。我想要解脱。”

“你那痛苦的样子，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不，不仅如此！”詹姆斯用力地摇了摇头。“‘我不想死’，你是这么说的……可是我……的确在什么地方憎恨着你，恨不得你死了才好。”

“不要责备自己。杀了我，你会觉得很痛苦，这就够了。”

玛丽闭上了眼睛。

啊，她发出了最后的叹息，脸上带着满足的表情。

詹姆斯忽然想到。

……对了，那时，我勒住了玛丽的脖子……之后我抱着她离开了房间，接着上了车……

就是几天前的事情……

7

“有了！”

劳拉高兴地叫道。

“原来掉在这里了。”

说着，她将玛丽寄来的信从琴凳下捡起来，信好像是在她刚才弹钢琴的时候从裙子的口袋里掉出去的。

那是劳拉从主治医生瑞切尔的保管箱中私自拿出来的，这是两封信中的一封。

一封是写给劳拉的。

另一封则是写给詹姆斯的。

写给劳拉的那封好像被詹姆斯拿走了，因为找遍了餐厅也没有找到。

“那个笨蛋，擅自拿别人的东西！”劳拉坐在桌子上赌气般地说道，“如果是詹姆斯的话，他会去哪儿呢？”

虽然还有些赌气，不过劳拉其实已经不再生詹姆斯的气了。

虽然詹姆斯说他杀了玛丽，自己当时的确被吓了一跳，可是现在想想，那些都是悲剧中的主人公经常说的台词。保育院的医生也是这样，在自己住院的时候，瑞切尔也曾说过“我就像是导致这孩子生病的东西

一样，不管怎样捐款太少，经营状况十分不乐观，所以即便我想要向所有的孩子倾注情感，也会因为太忙而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像这样的事情，劳拉也能够理解。

杀过人的那些人如果像詹姆斯那样哭哭啼啼的，对于劳拉这样的小孩子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在电视中出现的坏人，还有至今为止所见过的那些坏人，每个人都喜欢奸笑，但是詹姆斯与那些家伙是不同的。

“詹姆斯……他是不是认为玛丽不在旅馆里，而去其他地方了呢？”

我到其他地方看看吧！

反正在这里也待腻了！

艾迪也没有来，那个死肥猪，看来永远也来不了了。

劳拉转身走出旅馆大门，她决定去湖边一边散步一边试着找找看，没准在那里会找到玛丽呢。

“我回来了，玛丽！”詹姆斯微笑着说道。

他从旅馆原路返回，这次巡礼之旅终于结束了。

玛丽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场等待着，她一直都在这里等待着詹姆斯。

“对不起，让你待在如此不舒服的地方……”

说着，詹姆斯打开了汽车的后备箱。然后抱起蜷缩在里面的玛丽的尸体，轻轻地放在副驾驶席上。

詹姆斯也坐进驾驶席，对着如同沉沉睡去但决不会睁开眼睛的玛丽说道：“玛丽，我全都想起来了。我之所以会来到这个小镇的理由。我大概是在害怕些什么东西吧，但是在这个世上，我最害怕的还是失去你……”

说完，詹姆斯发动汽车引擎，脚踩加速器。

“所以我们要在一起……你和我两个人。”

看着不远处浓雾弥漫的湖面，詹姆斯狠狠地踩下加速器，脸上带着微笑。

劳拉此刻正坐在湖边的草地上休息，她展开玛丽的来信。

那是写给詹姆斯的信。

她已经读过很多遍了。

可是，虽然自己很想见到玛丽，可却怎么也找不到她……她一边想念着如同自己母亲一样的玛丽，一边再次阅读那封信。

在模糊的梦境中
我看到了那个小镇
寂静岭
你答应我哪天要再次带我来这里，
但是你没有实践诺言，
现在，我独自在这里，
在那个特别的地方，等着你。

我等着你来找我
可是，你却没有来
在寂寞与哀伤之中，我永远等待着
我那不会被宽恕的罪过
那是对曾经伤害了你的我的惩罚

可是现实是不会改变的
我在等着你
我在心里祈祷你会来见我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心里总是想着你

今天早上，医生终于允许我回家了

虽然我现在能够稍微平静一些，但还是没能好转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能回家我就很高兴
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对于我回家这件事，你会感到高兴吗?
来到病房的你，总是有些暴躁
难道是讨厌我吗?
是在讨厌我吗?
我令你生厌了吗?
也许吧

当我知道自己没有未来时
我不想死，我想要活下去
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会死，所以我大声哭喊
我的焦虑伤害了你
因此，我觉得你憎恨我、讨厌我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所以想要在这里写下这些话
我很爱你
虽然我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你还是会留在我身边
我真的很高兴
这些话都是我有感而发
所以这封信也没什么重点
我拜托他们如果我死了的话，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因此，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不会说让你忘记我
也不会说不要忘记我
从我生病到去世的这几年间

你一直背负着沉重的枷锁，对此我感到十分内疚
虽然你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却无以为报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自由地活下去

詹姆斯，我很幸福

“我爱你，玛丽。”
在渐渐沉入湖底的汽车中，詹姆斯紧紧地靠在妻子的身边。
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从今以后，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詹姆斯紧紧地抓住了幸福。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他收到了妻子的来信。

三年前去世的妻子写来的信。

“我会在那个充满回忆的地方等你”——这句话让詹姆斯明白，自己该去的地方是寂静岭，因为在那里，有他和妻子太多的回忆。但詹姆斯在寂静岭见到的，却是和妻子极为相像的另一位红衣女子。行踪诡异的人、令人作呕的怪物、对他穷追不舍的三角头，以及那仿佛将一切笼罩在内的迷雾……寂静岭的真相是什么？亡妻的来信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SILENT HILL2

亡妻突然寄来的信，被迷雾弥漫的小镇，现实与噩梦的交织，蒙污之心的罪与罚……

游戏史上最高艺术杰作之一，《寂静岭2》官方小说隆重推出。

本书作者依然为山下定，小说除延续了游戏的主线和灰暗的世界观之外，对剧情也做了相应的补充，在人物心理的刻画方面也有了进一步加强。虽然在主角詹姆斯的塑造上稍微与游戏有些出入，但对于喜爱“《寂静岭》系列”，特别是《寂静岭2》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本不容错过的作品。

ISBN 7-88527-268-0
9 787885 272685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寂静岭2光盘定价：12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